

★ 1955. 3. 4 6 噴
期刊庫

任主根鈍

倚虹 花之會社

卷二第

號一十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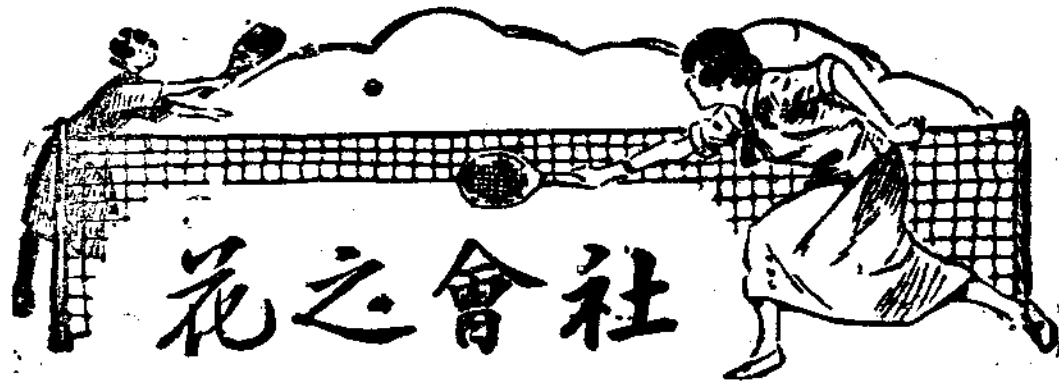
1925.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地香烟有引人入胜之妙



芬尔清尔 燥不避不



.....(錄日期一十第卷二第).....

愛讀社會之花之洪芝苞女士小影

東北戰爭時在秦皇島之攝影機

董圭芳先生之女公子靜娟

天津日本公園之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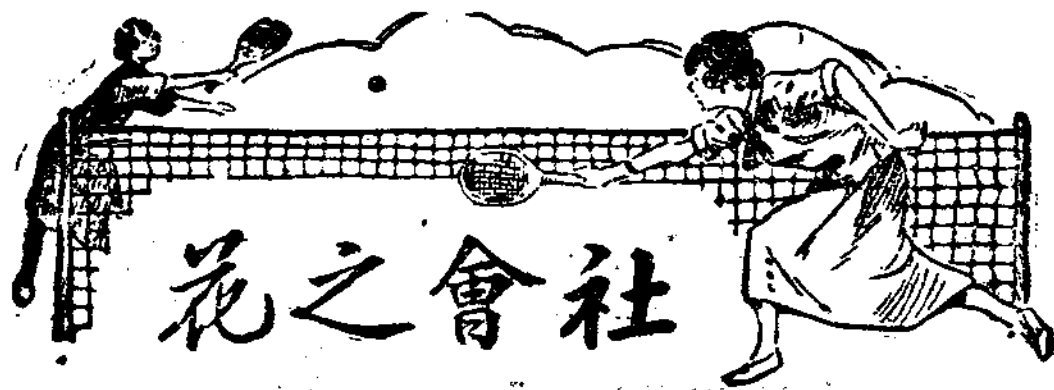
萱照廬隨筆..... 禹 鐘

談談裸體畫..... 施仲和

津門鼓娘小選..... 劉雲若

愛蘭室雜綴..... 羅伯川

湖上歸來後的相思..... 黃琴心女士



社之會花

.....(錄日期一十第卷二第).....

兇角餘生.....	田鳴皋譯
犧牲品.....	錢釋雲
回憶.....	曹鳳池
梅花嶺.....	黃秋舫
春遊的回憶.....	嚴憲章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愛 讀 社 之 花 者

鹽官洪芝苞女士小影



亞潮寄贈

東北戰爭時在秦皇島之攝影機



少潤寄贈

董 圭 芳 先 生 之 女 公 子 靜 娟



時 在 三 歲 之 攝 影

天津日本公園之風景



勉成寄贈



萱照廬隨筆

(鐘 禹)

里中有西園。爲鄉人士遊醮茗戰之所。余每歸里。日涉成趣。朋儕咸集於此。品茗談心。竟日不倦。園中有亭榭花木假山小池。假山峭中聳立白皮松一株。天矯數丈。參天合抱。垂陰蔽園之半。清風生時。激爲天半清聲。如奔雲馬。其旁古杉數樹。枝葉扶疎。四時濃綠。此外雜卉環植。幽致天成。塵境得此。彌足盪滌胸襟。選勝探奇。此焉已足。奚必裹糧遠涉爲哉。昔簡文帝入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今余

於西園。亦云然也。按園本爲某氏之私產。中更隆替。旋歸朱姓所有。朱姓之得此園時。其主翁年已就邁。鳩工葺之。用爲菴裘投老之計。匠人於園廳壁中發見一巨木像。鬚眉龐然。栩栩欲活。主翁出視。見像之背上鏤有文字數行。詞氣嚴厲。今里中故老尙能記誦其文曰。余早知汝之必得我園。然余畢生辛苦經營。豈甘入汝之手。雖然。余今無力與汝聲抗。汝不特改我園之面目。抑將毀我像矣。主翁閱罷。毛骨俱戴。由此驚悸而死。其後



壹照廬隨筆

又易新主爲孫姓。今孫姓子裔式微。五年
前以此園賃人爲市茗之地。因更名爲西
園。園中荒烟蔓艸。芟治一新。池臺歷劫。桑
海幾經。當日私有之園林。今竟拱手讓
人。一任遊乘之出入矣。園中清曠出塵。以消
夏爲最宜。每至長夏。驕陽既隱。涼風動夕。
人人命僂嘯侶。置酒納涼。笑談並作。蓋園
中於夏日市茗之外。兼備酒食供客例也。
余旅食海上。每歲必返里道。暑以是日涉
斯園。酒香茶熟。與朋輩相酬。真使人炎暑
多忘也。

自印度詩人太戈爾來華後。遂引起國人

二

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爭。各持一說。迄
無解決。余袒精神文明者也。嘗於里中平
川半月刊上發表「文學與科學」一文。
力言物質文明之非。未久有人特爲文駁
余。力護物質文明。幾以余說爲不能成立。
狂詞滿紙。意氣虎虎。於是余又專撰一文
答之。兩文均四五千言。年來爲生計所困。
筆耕以給。鮮暇爲有字無潤之文。積稿盈
尺。皆爲療飢而作。獨此兩文不涉於金錢
之範圍。誠負氣之筆墨也。平心論之。世上
本無真是非。何者爲是。何者爲非。此中界
限。必非一人之見地所能斷定。物質文明。





固自有其利天下之特點。然過猶不及。宜聖所言。以今世物質文明之駸駸不已。造成極不平等之資本主義社會。生計日陷於危險之境。一面予人類以種種苦痛。與不自然一面蹂躪精神。文明以是人慾日見其進而人生之真趣日見其減。苟長此以往。此風不熄。我恐世界將成一爭競之大戰場。所謂人者。盡化為豺虎之行。爲無復人生之真價值矣。可不懼哉。綜之物質文明。猶之飲食。飲食因人生一日不可缺者也。然不加限制。適足致害。寄語唯物主義者。汝曹慎弗以物質萬能而日促其進。

登照廬隨筆

一不顧及精神。文明須知物質雖萬能而亦萬不能也。夫精神與物質二者相輔而行。始能造福世界。若徒謀物質文明之進步。一以實利爲人生唯一之要求。則精神文明必受其蹂躪。以盡蓋世界進化之軌道。無異鐵路。今以精神物質喻之。假定爲並行之鐵路。二甲路日日有火車往來。開駛。輪聲轆轤。彌形振盛之象。此即物質文明是也。乙路鐵軌雖設。然無行車。以是行旅者咸目之爲廢徑。鮮有加以一盼。閱時既久。日就荒落。此即精神文明是也。今人徒以乙路之荒落而輕視爲無用。不知其

三





萱照廬隨筆

所以致此荒落之原因。初非乙路之不能。行車也。特車之不行於其上。遂致等諸虛設耳。余之主張。非謂欲冀乙路之盛。須盡毀甲路。而使乙路之獨通。區區之意。但求乙路亦能如甲路之長日隆隆。有車聲以收雙方象。願並行不悖之效。斯亦足矣。乃不察者。以爲禹鐘頭腦迂腐。但知守舊。昧於世界之大勢。盛氣相責。殊不知余之齟齬於精神物質之說。實亦本諸悲天憫人之念。大聲疾呼。以期世人之知反。使人羣稍復其自然生活之幸福。免致芸芸衆生。永永沉淪於不自由之物質陷穽中耳。

四

里中諸同志。均爲身任教育之人。設有一西塘區教育會。甲子夏。會中附設「暑期閱書報社」。以供同志之觀摩。余亦爲會員之一。日必一往。良朋盈堂。圖書滿架。或事清談。或翻典籍。佐以香茗。兼浮冰瓜。彌得消夏之樂。此較之徵逐茶場酒陣間。雅俗大相逕庭矣。在暑期閱書報社中讀「吳虞文錄」。甚佩其學問之博。言論之善。惟作者於孔孟之道。目爲熱中利祿之邪說。此實二千年來未有之創聞也。此等建言。余切有疑焉。孔孟爲中國惟一之聖人。古今大儒。未嘗





詆毀一詞。今姑脫去此種積習之成見。不以聖人之地位而論之。究之孔孟自有孔孟之價值。其道昭昭。永垂天地。殊未可一筆抹煞也。孔孟教人。首在立身處世之道。不僅限於為政。試按論孟兩書。即可得其證據。何得謂熱中利祿。商君韓非之徒。則真專務利祿為事者。而作者反譽以美詞。力採其說。尊在孔孟之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知是何心理也。孔孟教孝悌。敦信。教禮樂。皆人生真理之所寓。亦即為人類應有之表。見於世界之特性。而人獸異途之美德也。非然者。則猩猩之屬。未嘗不

萱照廬隨筆

能語言。未嘗無喜怒哀樂。未嘗無飲食男女之慾。五官百體。心志與人無異。然而謂之人可乎。人焉而不知孝悌。忠信。不習禮樂。則貌雖人。而何異於猩猩之屬哉。中國二千餘年之政教風俗文化。皆賴孔孟之道。不絕如縷。維持至於今日。其力為何等偉大。但揆己往。不策將來。孔孟之尊。已非尋常學者所能望其項背。今作者撥拾老莊之說。引為攻擊孔孟之利器。巧言羅織。振振有詞。以老莊為聖賢。視孔孟為不肖。可以異矣。夫孔孟概有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於一身。其學問豈僅政治。今乃稱

五





之。曰。熱。中。利。祿。此。曷。足。為。訓。哉。須。知。孔。孟。之。汲。汲。於。為。仕。志。在。行。道。非。務。利。祿。也。若。專。以。諂。主。媚。上。以。求。富。貴。為。心。者。則。孔。子。何。以。曰。『朝。問。道。夕。死。可。矣。』又。評。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孟。子。何。以。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試。按。此。等。議。論。果。熱。中。利。祿。者。之。所。能。出。諸。口。乎。况。孔。子。之。仕。魯。其。去。位。也。以。祭。肉。之。不。至。以。齊。人。之。饋。女。樂。若。在。利。祿。薰。心。之。徒。方。且。竊。幸。其。備。位。廟。堂。男。兒。得。志。力。求。保。守。之。不。暇。又。誰。肯。以。此。區。區。細。故。而。拂。去。位。哉。孔。子。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又。美。蘧。伯。玉。之。言。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曰。行。曰。藏。曰。仕。曰。卷。而。懷。之。其。於。去。就。之。間。全。在。道。之。行。不。行。絕。無。利。祿。之。作。用。當。以。孔。孟。周。遊。出。為。諸。侯。賓。客。其。志。惟。望。假。為。政。以。行。其。道。耳。明。知。布。衣。無。所。憑。藉。人。不。之。重。其。道。雖。美。而。不。能。深。入。人。心。於。是。必。欲。力。求。一。當。以。挽。時。弊。此。正。孔。孟。之。大。不。得。已。處。豈。若。汲。汲。為。名。汲。汲。為。利。之。徒。所。可。同。日。而。語。哉。總。之。孔。孟。尚。有。為。老。莊。尚。無。為。老。莊。必。不。能。為。孔。孟。孔。孟。必。不。願。為。老。莊。孔。孟。務。實。老。莊。空。談。孔。孟。才。不。世。出。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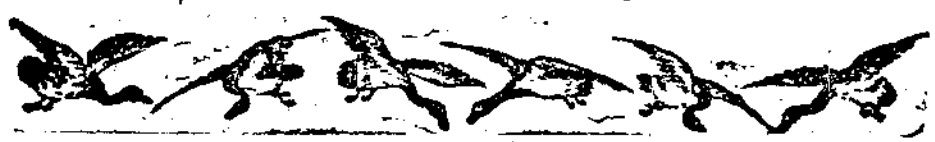
莊。但。工。理。想。苟。使。中。國。數。千。年。來。成。奉。老。莊。為。大。師。人。盡。率。性。而。行。為。所。欲。為。不。衷。禮。教。其。影。響。及。於。後。世。者。尙。復。成。何。國。家。成。何。社。會。徒。見。倫。理。之。悖。亂。而。已。嗚。呼。孔。

孟。不。幸。至。今。日。而。乃。蒙。熱。中。利。祿。之。惡。名。也。雖。然。盜。跖。以。孔。子。為。偽。李。傴。以。董。卓。為。忠。賢。奸。倒。置。自。古。已。然。固。不。自。今。日。始。矣。

談談裸體畫

施仲和

裸體畫是西洋人的一種普通畫圖。中國從前是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中國人也學西洋人畫起裸體畫來了。你看現在中國的什麼美術學校。藝術學校。以裸體畫算一種最高貴。最美麗。最有價值的圖畫來了。說什麼裸體畫是姿勢自然。又富於曲線。總之有不可思議的趣味。所以是一種至美的東西。但是一般戴老光眼鏡的老先生們看來。卻是以為很卑鄙的。因為赤裸裸的裸體人物。看在人們眼裏。足以增進肉慾的實和春宮畫片有同等的魔力。但是小子也不敢說定裸體畫是好是壞。希望讀者諸君。來出個有價值的批評纔行呢。



驥...製...半...
藥...聖...上...無...之

半夏一藥。本為治痰良劑。復經本
 廬製煉。加以配佐。取精汰滓。始克
 成效。立見有百益而無一弊。功能
 止咳化痰。清心潤肺。降火滋陰。利
 膈寬胸。雖久年不愈之老病。亦可
 藥到病除。惟人心不古。假冒疊出。
 特於每盒內置辨真券一紙。賜顧
 者務請認明是幸。大盒二元四角
 小盒一元二角。

上海 盆湯弄 甯波路口
 崔氏辦香廬敬啓

中...品...

夏...為...消...痰...止...咳

上海新婦女現形記

●描寫海上婦女之軼事趣聞
 新奇變幻

●記述風流場中之香豔佳話
 妙不可言

■消閒良伴 ■解悶奇書

□閨媛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姬妾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秘聞怪劇。邊魄銷魂。窮形盡相。文筆旖旎。
 坤伶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菊部佳人。別有妙處。妖豔生趣。格外瀟灑。
 娼妓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豔藪奇聞。歡場秘事。和盤托出。婀娜動人。

每册另購照碼六折購全集特別優待
 祇收大洋一元並贈美麗巨盒一只
 郵票加一成掛號加五分

上海四馬路 書錦里口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津門鼓娘小選

劉雲若

曩與朋輩聽雨近水樓中。燈下清談。四壁幢
 幢搖人影。有擊案節拍。小度清謳者。居近歌
 樓。風送鼓聲。隨雨脚。入窗來。相和答。乃相與
 談津門鼓娘色藝。擬其盧後王前。貌嫵母而
 之而已。

調驢鳴者。皆不入選。朋輩各編其所愛。議論
 紛叟。幸余平章風月。素有能名。平停其間。終
 得金釵之數。雖持論未能盡平。而嗜好尙能
 殊俗。藉茲粉黛。遣我閒情。人系以一評一詩。

(一)小月如 昔人語竹。謂不可一日無此
 君。月如亦人而竹者也。艷裝素韻。不見人而
 見一樹梨花。不聞歌而聞九天鶴唳。歡場繁
 燈。幻爲明月。令人如坐碧山深處。聽遠岫鳴。

津門鼓娘小選



津門鼓娘小選

二

琴。作。小。山。招。隱。之。調。不。知。魂。銷。幾。許。人。固。瘦。削。如。六。朝。人。書。然。擬。以。飛。燕。轉。嫌。唐。突。西。施。余。聽。鼓。三。年。惟。見。一。笑。清。標。可。想。微。論。紅。塵。十。丈。卽。蘆。簾。紙。閣。中。亦。着。此。素。心。人。不。得。余。友。肇。朋。絕。愛。憐。之。嘗。謂。如。此。天。人。當。以。晶。玉。作。樓。居。之。風。清。月。朗。時。情。歌。一。曲。則。明。日。十。里。內。無。俗。人。矣。古。人。金。屋。貯。嬌。徒。使。美。人。增。齷。齷。氣。耳。歌。長。板。坡。曲。至。一。夫。人。說。兒。可。是。要。乳。吃。麼。一。于。悲。鬱。中。出。慈。愛。之。致。聽。之。脊。骨。生。寒。意。戲。爲。句。曰。一。倘。使。月。兒。成。乳。母。願。天。變。我。作。嬰。兒。古。愁。病。骨。輕。於。燕。愁。煞。阿。侯。入。抱。時。一。可。於。此。想。見。其。人。歌。活。捉。三。郎。曲。以。幽。怨。之。人。唱。悽。愴。之。調。妙。固。絕。妙。人。何。以。堪。一。別。樣。風。流。亭。亭。立。三。郎。不。顧。的。害。怕。才。勾。起。他。的。舊。相。思。一。聲。調。淒。戀。令。人。泥。絮。禪。心。又。動。紅。塵。一。念。一。勸。君。不。結。子。的。鮮。花。休。着。意。露。水。夫。妻。莫。情。癡。一。此。等。言。詞。出。之。美。人。香。口。真。如。我。佛。向。衆。生。宣。上。乘。佛。法。我。爲。天。公。當。爲。雨。花。我。爲。頑。石。當。爲。點。頭。至。師。傳。之。正。尤。屬。難。能。惜。流。水。高。山。賞。音。恨。少。故。數。年。津。沽。憔悴。無。藉。甚。聲。華。可。慨。也。

碧玉休輕出小家。絃絲細縷淚年華。蒼天何必生紅豆。但祝東皇護落花。



(二)小玉香 玉香以香扇墜之聲價。(玉香爲南市玉香班少掌)紅樓按拍。迷離天上人間。匪止皓齒修眉一俊人也。貌有秀氣。多蘊秋波。聲遏行雲。小傳春意。露桃依額。柳葉舒眉。而朱櫻微啓。鶯聲出。編貝之間。令人愛而忘死。歌情。艷三什。聲調高揚。而不得嬌柔。唱勇武之歌。芳喘微噓。而不失悲壯。美人本色。不磷不淄。是曰天生。匪維人力。最膾炙人口者。爲甯武關及刺湯二曲。雖師法寶全。青藍冰水。自不可揜。忠孝豪俠之忱。溢于眉宇。甯武之「周遇吉無可奈何辭老母」及「兒呀怎投着苦命的天倫」刺湯之「怨蒼天。禍及清門無察照」及「可憐那被害的夫君身逃遁」四句。腔皆拖長。巫峽哀猿。無其慘切。似破國孤臣。飄萍烈女。其精誠。皆毓於歌者之身。是以台上方絃管難揉。周郎舉啼痕相向。聲音感人。真所謂三聲笛裏關山怨。不是愁人也。斷腸者也。友人娛公謂此豸。既具絕聽。必無庸福錯節盤根。正不知一朵青泥蓮花。將來作何結果。是能知玉香者。惟玉香現隸之園。地既偏僻。(想如滬上之春華等園)顧曲者亦少通人。是以妙什珍藏。日以華容道借箭等塞責。恰合俗人脾胃。白雪陽春。無知音。則古調不輕彈也。



津門鼓娘小選

四

若以詩心論眉史。鮑家俊逸庾清新。底事鋒銛嫌太露。能添蘊藉更宜人。

(三)小月樓 昔元稹詩曰。「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綴綴最宜人。」能明此意。然後可以聆月樓之歌。樊山詩曰。「便逢薄怒猶堪愛。何況嫣然送盼時。」能體斯旨。然後可以瞻月樓之貌。其歌具女孩兒稚氣。極愛之者。亦不能謂有大家氣派。采春江上。能唱悽悽小樣風流聲。河滿哀怨之音。隱自管絃之中。寫出美人身世。聽者已銷盡柔魂。更何暇論其字句聲韻之優劣。第覺聆此歌。乃不負此耳而已。春風之面。不愧宜喜宜噴。詩噴多于喜。每登場時。眉峯顰縷。碧凝黛雲。眸子流波。白橫秋水。(月樓永不青眼向人。即白眼亦少人消受)笑容常斂。似息夫人。見者疑為女子。善懷感秋思。而含春怨。實則綺懷於邑。非出無因。良以母老家貧。垂髫習藝。至今未穎脫而出。曲坊姊妹。騰達飛黃。他人華服鮮衣。自顧釵荆裙布。舊時本是同巢燕。飛上高枝變鳳凰。環境如斯。鳥得不感。况鬻歌所入。為數甚微。(日只數角)家庭瑣屑。大費輾轉。芳心長此蹉跎。不特多愁。且將易老。綠章夜奏。誰乞春陰。言念及茲。為花一哭。有儉人某。荐之于義順茶園。博資稍豐。然以不能巧笑媚儉。竟逢屏斥。予嘗謂



儻無雅思。娛公曰。君奈何以詩人襟期責市儈乎。余亦莞然。然月樓之遇。真同于畸士矣。

月樣雙蛾。故故顰。孤芳愁緒。抱秋心。紅兒亦有青衫。感誤我文章。誤汝貧。

(四)小翠 冒辟疆有婦人以丰韻爲主。姿色次之。平生所見。獨有圓圓之語。準是說。則除月如外。當推小翠爲超羣邁倫矣。初笄華年。雛髮覆額。睫毛長。則目媚。鼻管直。則神清。相隔尋丈。已覺溫馨。着人。正工爲蕩調。大鼓偶于堂會時演之。亦臻佳妙。蕩調則爲輓。近津中第一。人腰肢之細。冬着皮棉。亦不覺臃腫。當夫春衫乍試。倍露苗條。令人疑解舞柔腰。何以消瘦。若許。藝以說絮話。打蓮香爲佳。喉音不甚高抗。聲微帶沙。而能得味外味。每箏琶緩拂。倩影扶疏。令人目疲于見色。耳疲于接聲。恍見素女青娥。共鬪嬋娟。於月中霜裏。(皆與其姊小桃合奏)曲終人渺。江上峯青。方覺此身又落軟紅十丈中。下場時向台下鞠躬之姿式。自然飄洒。得未有之風流。當年發明鞠躬禮者。亦不料今日成爲一種美術也。肇朋嘗謂當和春二月。攜酒聽鷓鴣。時于棠梨樹下。藉綠草爲氈。聽小翠絮話一折。此樂朝聞夕死無對。風懷小勒似兒時。解聽江南腸斷詞。譜罷霓裳一低首。教人恨煞小腰肢。



(五)劉問霞 以江南人想像塞上胡姬。必曰衣中古時代之服。面塗濃粉。膚棕而牙黑。爲九子魔母作一絕肖模型。卽余居近遼邊。亦想像如之。及去歲見呂氏三聲姊妹。益信所料不謬。(皆歌關東大鼓者)鼠目豺聲。尊範真不堪承教。關東大鼓。久爲津人唾棄。迨問霞至。津人乃一變其輕蔑之觀念。發爲嚮往之熱忱。問霞身輕若影。貌艷疑仙。苟舉紅樓之所以描摹瀟湘妃子者。移而形容問霞。文家見之。必評爲恰如題分。不審六橋秀氣。三楚精神。何以不憚跋涉。來鍾關東女兒之身。苟遼瀋人。若此。則關東亦一小揚州也。歌尤殊於庸衆。有船尾吳娘唱。暮雨瀟瀟之致。非如呂氏雙枝。以關東大漢之鉄喉。而唱曉風殘月。不類不倫。令人作惡。歌黛玉望月曲。「世上愁人誰是我。」誰家玉笛暗飛聲。「委婉悠揚。別具銷魂滋味。紅娘下書中之「從別後。一夜相思。一夜夢。夢繞巫山十二峯。」由來兒女。諱說相思。今問霞暢論相思。聽者何以自遣。「早知道醴情蜜意成虛話。悔和你隔牆酬和到天明。」用本事既妙。情韻尤足達之。不止令人作三日想。近以津人知音者少。慕色者多。恐成盛名之累。已離津歸去。朱絃五十。綺麗空存。翹首香塵。當在黑龍鴨綠間矣。



胡姬。竟似吳娃。媚。寒。笛。能。傳。玉。樹。哀。底。事。六。朝。煙。水。氣。也。隨。名。士。過。江。來。

（六）花雲仙 雲仙蓋能爲鼓娘中別創一格者。乍視亦一溫雅小女郎耳。然風流自好。顧影自憐。天真亦似童年。胸次別懷妙想。會心不遠。有安能鬱鬱居此之概。姊妹嘲謔。雲仙常袖手低鬟。無言悄坐。自凝遠神。與人酬答。亦雋快無兒女態。面如滿月。清秀無塵。意態豪爽。使人思遠對而不敢近觀。所歌京調大鼓。亦復猶人。擅長者爲梅花調。騷然蒼茫。絕似望湘一曲。去歲中秋夜。曾聽其黛玉悲秋。樓軒四敞。樹影篩月。入窗華燈爲之淒黯。幽絃自語。哀歌旋發。至「前一次觀花。荷花茂盛。這一次觀花。海棠花紅。」詞雖不工。然出諸雲仙之口。便低徊嗚咽。雨沁人心。聽者皆神隨聲化。身入箇中。如在夢中。聞湘靈鼓瑟。秋意滿襟。幾忘人間何世。尾聲悠然意遠。味之不盡。余嘗謂惟美人方宜歌韻事。若雲仙殆近之矣。邇來芳踪沉寂。約近半年。水軟山溫。黯然減色。今春曾遇其乘車出東郭。玉貌依然。白眼向青天。似與白雲對話。不屑下顧人。寔想結習仍未除也。

橫波溜出小鍾情。花裏清絃有愛聲。一種玉盤珠走意。梅花五月落江城。



(七)王瑞喜 瑞喜在花中亦牡丹之亞。愛梅者愛之。愛菊者愛之。卽花叢懶回顧者亦不能憎。猶之泉巖處士。幾人能不櫻情好爵也。眉目清明。明艷照人。華貴雍容。絕類玉堂人物。每紅牙乍拍。周郎報以采聲。輒低首自匿。羞頰潮紅。真占盡人間婉嬾。衣常紅綠。雅與貌稱。無閭閻小家態。尤爲善自扶持。(讀者苟曾至津觀小家婦女之紅襖綠褲。當信雲若斯言之確。)偶星眼微睇。低傳眉語。卽風幡參透。古井不波。而禪心泥絮。亦不禁上下隨風。尤物移人。此之謂也。歌喉清俐。而腔調平衍。無峯巒起伏之觀。亦別具一般風味。歌樂亭(直隸縣名)調大鼓。以青樓自嘆。擘鏡鑑爲佳。或如開簾小坐。俏罵東風。或如夜盼郎歸。獨聽秋雨。繁絃盈溢。情思無端。一折未終。而聽者已神銷骨醉。欲立不能。花月痕中之碧桃。石頭記中之醋鳳。差足擬之。以言清品。相去尙遙。然沾上人衡。多譽爲春風第一枝也。

肯與巡簷同索寞。故隨春卉鬪繁華。若教品入羣芳譜。應是人間富貴花。

(八)高妙樓 女子莫不風流自賞。媿者猶願影自憐。况乎容光照世。艷質絕人。妙樓霧鬢風鬟。亂頭粗服。意舉花樣丰姿。供之他人領略。而不自解憐存。想必有一日對秋水。半奩自



驚。其。美。當。自。呼。其。名。曰。妙。樓。妙。樓。汝。乃。如。是。俏。也。貌。有。男。相。爽。氣。流。露。于。梨。花。面。上。顧。視。清。高。如。太。原。公。子。褻。裘。而。來。便。當。年。梅。村。在。座。昏。花。老。眼。撲。朔。迷。離。定。疑。紫。稼。王。郎。來。捧。紅。絲。之。硯。是。以。與。其。視。為。綺。陌。麗。人。無。甯。視。為。忘。年。小。友。也。天。性。好。強。而。鶯。喉。苦。澀。每。歌。當。病。後。嬌。顫。堪。憐。求。爭。勝。于。羣。雄。逐。鹿。之。場。大。非。易。事。將。來。恐。不。能。以。藝。術。立。身。母。亦。名。老。歌。妓。執。業。相。傳。終。將。歸。宿。于。神。女。生。涯。津。人。固。多。傾。倒。之。者。惟。朱。幡。當。豎。之。封。姨。稅。駕。之。先。否。既。落。溷。沾。泥。縱。得。東。風。抬。舉。而。名。花。小。劫。玉。雪。已。留。痕。矣。

如此幸華不自知。亂頭粗服惹人思。銷魂不為腰肢瘦。憐取鶯喉半啞時。

(九)趙翠卿 二年前曾一度來津。風塵滿面。衣飾尤不入時。專歌快書。聲尖刺耳。聽者每不待曲終。已魚貫而去。居既不易。某月而行。爾時一寸芳心。不知若何苦痛。從此玉人消息。遂等入海泥牛。去秋突現色相于義順台上。玉貌錦衣。迥非落魄時景色。誠哉三日不見。使當刮目相看。紅雨緋桃。帶人嬌態。鮮艷如蜜月中之新嫁娘。顧曲者驚詫相告。以為美人從天上落。余見之曰。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因嘆居氣養體。窮通有時。塵人之前。倨後恭。足



津門鼓娘小選

爲。蛾。眉。吐。氣。矣。玉。臂。香。肩。位。置。至。美。苟。在。西。國。足。資。爲。名。畫。模。型。歌。兼。快。書。大。鼓。及。蓮。花。落。聲。銳。峭。如。舊。運。用。得。法。亦。動。人。聽。台。上。偶。作。科。諢。尤。稱。雋。妙。而。低。鬟。忍。俊。強。自。矜。持。彌。有。詩。意。雖。非。驚。才。亦。可。人。也。

霓裳法曲筵前譜。洛水明妝委綠鬟。若向天台逢汝笑。劉郎何事憶人間。

(十)富潤卿 潤卿本北京天橋碧玉綠野支棚鬻歌自給。天橋本歌女策源地。南陌鶯花久佔金臺春色。悵悵繭鼓亦都人一小鎗金鍋。龍陽易五。所謂長安人盡爲花忙者也。潤卿庸中佼佼者。貌嫵媚可念。愁多諱瘦。倦極添嬌。唇不脂而紅。目極大而媚。芳心在唇。曼眸含魂。二語差可贈之。但不知此巨眼佳人曾于風塵中識得幾輩人物。以京人歌關東大鼓。能矯悍獷之氣。成瀏潤之聲。特無餘韻。如食江瑤柱。人皆知美。但不能似諫果回甘。味乃彌永。耳登場時。姍姍來遲。神宇莊重。而紅牙拍罷。倩影背人。卽雙聳香肩。去如脫兔。風颺羅裾。儼然一佻達兒郎也。

寧帷舊貌有秋容。稍恨容單遜彼清。一樣顰顰黃瘦臉。何心月沒替教星。(舊識有秋兒



者已寫向丹青。不許東風動搖矣。及見潤卿。驚爲絕肖舊人。感賦八絕。此其一也。

(十一)趙寶翠 津沽十里魚鹽。二分明月。廿年前點綴華者。當推寶翠其人。雲若生晚。未睹其勝時。而當年美人芳譽。今日已被之聲歌。(勸夫大鼓詞中。有大寶翠的出塞。聲音洪亮等語。然此四字。實未能形容寶翠。)退院蛾眉。足稱風花舊主。至于風貌。非所論于半老徐娘。歌喉則高枝百轉。作串珍珠。方之不愧。近年不恆出演。偶作下車馮婦。任少年姊妹花樣翻新。引吭放歌。仍遵舊時矩矱。美人遲暮。別具傷心。發之哀絃。無非當哭耳。常至宮觀禮佛。以遣餘年。想琴操禪悅。密印靈山。誦罷金經。思量無限。廿年影事。終向心頭。無可奈何。藉迦文消風垢焉。

往日繁華記尙真。鷓絃一拂一愴神。低徊商婦江船意。解賦琵琶是此人。

(十二)王鑫樵 鑫樵登場未久。蔚然爲後起之秀。歌聲如墨卿題字。無上清剛。韻味無所彷彿。別多花間自度之腔。并剪哀梨。無其脆快。如探春之掌。子房之錐。濡染于心。足使懦夫有立志。膚色不皙。有黑牡丹之號。近花信年華。而面多稚氣。是以雖聲震屋樑。能無潑婦醜。



態。暗。操。淫。業。于。家。枇。杷。花。下。常。繫。遊。驄。生。涯。頗。稱。不。惡。頰。間。常。露。紅。印。想。錦。帳。盟。鴛。鴦。矚。矚。間。不。嚙。臂。而。吮。頰。然。綺。痕。顯。露。登。徒。子。心。旌。能。不。搖。搖。亦。招。徠。妙。法。也。

格調清剛半似人。紅紋界鬢隱春痕。馬櫻花下儂家裏。暮雨瀟瀟半掩門。

愛蘭室雜綴

羅伯川

同治末年。漢陽知事裘某。出身科甲。廉吏也。然九流三教之黑幕。罔不諳知。一日因故如漢皋。鳴鑼開道。途次有三四紅橋子。操黑語曰。呵卵捧裘。裘「球」音同。調侃也。詎為裘所問。大怒。命下人禽而杖之。轎前而以黑語問之曰。脫開東倉西（指褲）現出鳴鑼擊（指臂）給你一頓魚鼓筒（指板）只怕還有點絲瓜牽（指藤）問你下次還敢呵卵捧：紅橋子（即無賴鄂人謂之青皮手）鼠竄而去。是亦宦海一趣聞也。

光緒初有袁某者。會青一衿。狂放不羈。落拓半生。喜諧謔。家貧甚。負債纍纍。至歲闌。乃書「年老」二字貼門上。年字則倒貼。老字則去一點。索債抵門者。指而告之曰。余早告君。何又嘵嘵。衆莫明所以。觀門上問故。袁曰。年到了。老子一點沒有。如袁者。殆已成無賴文人矣。



湖上歸來後的相思

黃琴心女士

湖上歸來後的相思

【一】

輕泛着瓜皮的艇子；
橫渡着十里的香海；
悄打着問鷗的蘭槳；
漫鼓着尋鷺的桂楫；
這不是湖上的生涯嗎？
從今也想不相思。

幾度細思量，

情願相思苦！

【二】

纏住在蓮竿的深處；
眠住在藕花的窩裏；

漾住在玉液的晶中；

停住在淺水的灘邊；

這不是湖上的艷福嗎？

如今也想不相思。

幾次細回味，

情願相思苦！

【三】

嚼了玉臂似的雪藕；

嚙了蜜汁似的冰桃；

浮了翡翠似的肥瓜；

沉了玫瑰似的瓊李；

這不是湖上的珍饈嗎？

湖上歸來後的相思

至今也想不相思。

幾回細追尋，

情願相思苦！

【四】

遠送綠楊外的夕暈；

細聽東林寺的殘鐘；

蒼望落霞間的歸鳥；

迎對綠晚野的涼風；

這不是湖上的幽閒嗎？

于今也想不相思。

幾騎細嚼情，

情願相思苦！

【五】

緩緩地村舍的牧笛；

悠悠地花港的漁歌；

潺潺地溪頭的泉聲；

瀾瀾地橋西的款乃；

這不是湖上的絲竹嗎？

而今也想不相思。

幾時細記憶，

情願相思苦！

——一九二五，二，二六。

南湖煙雨樓。——

★
★
★



兕
角
餘
生

田鳴翠譯

外史氏曰。人之譏亨利勳爵者。當無不知彼
乃今世之孟嘗君也。此書所敘之行獵小史。
余亦得之於其譏會座中。先是謠詠紛傳。謂
勳爵與船主高德二人。於非洲之中心。覓得
藏鑽殊夥。是鑽度為埃及之人。或蘇羅門王
所藏者。此謠諒讀吾書者多已聞之。余得之
於報章。乃於次日。首途約克。訪勳爵於其家。
而好奇心之中。灼余懷。自毋庸吾書之更為

申敘矣。蓋凡獲寶之聞。滋足動人也。
余既抵其家。乃詢以此事。彼亦不否認。然余
強之見告。則亦不肯語余。是時高德方駐其
家。亦不肯告。

勳爵之言曰。即令告子。子亦不信。此事必待
獵人戈德門之蒞止。彼可於今晚由非洲抵
此。若非彼到者。余與高德俱不欲談一字及
此。戈德門悉此事已數年。而此役彼乃始終
偕余等為伴。苟非彼者。吾人今日猶未抵此
也。余此時即將往迎之。勳爵語時。笑聲殊擊
若洞。其肺而出者。是後余不能得其一語。即
他人亦然。此時衆皆焦急欲死。而女賓為尤





甚。是晚會客室中之景象。乃永留余之腦底。席上高德出巨鑽一。未經琢磨。重可五十克拉。且謂彼有較巨者甚夥。語次。室門闢。而愛蘭戈德門者入矣。是時高德置鑽入袋。趨前迎之。來者體殊短小。足微跛。趨起而入。後隨勳爵。勳爵入。即歡呼曰。高德君彼來矣。安而健也。既乃迴首曰。座中士女。容予一爲諸君介紹。此非洲之狩獵宿將。穿楊名手。生平所獲獅象殊夥。人無過之者也。是時座中視線。咸集于此奇形而微跛之來客。其形雖渺小。然殊足當衆人之敬視。其髮短而蒼蒼。狀類小刷。之刺。雙目炯炯。色褐而透和藹之氣。然能洞矚細微。面爲風塵所撲。枯皴成黝。色方其與高德寒暄時。語音殊奇特。時發高聲。最爲刺耳。餐時。戈德門適傍余而坐。予乃力思有以啓其話匣。然終不能僅得其一語。謂曾與勳爵及高德同赴非洲中部。曾得藏寶而已。既乃徐徐論及英土。謂久未歸故土。故多不解之處。其語殊謙。然余覺索然無味。乃仍浸潤而引入前題。

餐室之壁間。懸龐然之象牙二。下此則犀角一對。癢結殆遍。爲狀似斷自老兕。其尖端已

被。斲。余。窺。戈。德。門。雙。目。時。注。此。二。物。乃。藉。此。德。船。主。投。之。煩。悶。之。中。焦。急。欲。死。彼。二。君。於。進。詞。詢。其。知。是。二。物。之。來。歷。否。彼。微。笑。答。曰。獲。鑽。一。事。堅。不。肯。於。君。未。抵。此。前。吐。露。一。字。知。耶。前。此。一。年。有。半。產。是。牙。之。象。曾。慘。死。一。今。吾。人。已。不。復。能。忍。請。即。述。之。何。如。吾。伴。被。其。橫。截。為。二。至。犀。牛。之。角。則。余。親。信。一。人。繼。之。曰。善。請。速。述。之。之。僕。實。死。于。此。即。予。亦。幾。瀕。於。危。是。數。物。者。戈。德。門。環。顧。席。中。審。此。時。已。成。衆。矢。之。的。乃。動。爵。於。數。月。前。與。予。相。別。於。奈。托。爾。予。乃。遣。微。搖。其。皓。首。曰。座。中。諸。子。余。殊。歉。致。君。等。失。之。戈。德。門。語。至。此。略。一。太。息。乃。答。一。他。婦。之。望。蓋。予。不。能。述。也。其。故。維。何。則。應。勳。爵。與。高。問。是。婦。蓋。方。圖。汲。戈。德。門。心。井。中。之。鑽。石。故。德。二。君。之。請。予。已。從。事。撰。一。文。詳。紀。蘇。羅。門。事。也。王。之。礦。殊。詳。盡。屆。時。君。等。自。得。讀。而。悉。之。然。質。言。之。舉。座。之。人。無。不。為。好。奇。之。心。所。中。灼。此。時。予。不。願。述。一。字。也。願。此。非。予。藐。視。諸。君。迨。賊。獲。俱。屏。戈。德。門。座。左。之。一。婦。人。乃。啓。齒。不。屑。與。語。亦。非。自。居。奇。貨。秘。不。告。人。蓋。此。事。曰。戈。德。門。君。今。也。吾。人。已。為。亨。利。勳。爵。與。高。之。類。末。殊。冗。長。而。奇。特。一。餐。之。間。必。不。克。畢。





之。且尤不宜出之。恩迫若予而徇諸君之請。小子雖久羈蠻域。與野人爲伍。願禮貌猶是。一爲述之。則須踞位高坐。一若以說書爲業者。大言不慚。縱談己所不經之事。己所未見之物。矯爲異說耳。予意吾伴勳爵與高德二君。必能證予之語。出由衷也。

亨利曰。戈德門君言然。是亦卽余與高德二再却矣。

人之所以絕口不談此事之故。且吾人亦雅不願躋身於有名旅行家之儔也。此狩獵宿將戈德門乃曰。余拙於敘述軼事。然君等如能一切恕余者。則亦樂爲君等告。是語出座間。乃大失望。俱切切私語。而戈德門座次之一幼婦。銳聲曰。君等乃以吾儕爲戲耶。諸君一告可也。

戈德門微頓其首。以示敬曰。君乃不見信耶。亨利勳爵歎呼曰。猶歎戈德門君。我人樂聞

之也。徹此火去。君請先盡此一盃。
 戈德門如言。以盃就口。飲甜葡萄酒少許。乃
 曰。約十年前。余行獵於非洲中心。地名加脫
 加拉。距可巴河殊遠。同行者爲土著廝役四
 人。計御者一人。嚮導一人。俱麥泰皮爾蘭土
 人。又一人名漢斯。爲霍登托脫種人。曾被奴
 於巴埃種人。復有一人爲蘇魯（種族名）獵
 人名麥秀。隨余可五年。是時吾人近加脫加
 拉處。得一佳壤。氣候適宜。綠草如油。有如園
 圃。予乃張幕其地。以爲宿地。時出鄰近以求
 庶產之禽獸。而於巨象爲尤急。惟爲運殊乖。
 所得之牙殊鮮。不久聞諸土人。謂大隊巨象
 方就食於三十里外之谷間。予乃狂喜。擬盡
 所有就彼。但繼而聞該處蠅蚋奇夥。除人驢
 及野畜外。被嘍輒無倖。乃遣行車不遣。留嚮
 導及御者守焉。偕行者僅漢斯及麥秀二人。
 吾人遂於黎明啓行。及抵所云象夥之地。天
 已垂暮。但復遇厄運。蓋象羣已杳。而留跡則
 殊顯也。地上樹折草摧。蹂躪幾遍。殆食竟而
 去矣。吾人既處此境地。惟有踪之行耳。是役
 誠出意外。踪之可二星期。尾象跡而前途中
 會遇之。二次惟轉瞬又失之。然象羣則良赫
 然。終也。復得之余。乃縱鎗射其一。而象羣疾
 逝。余知毋庸復尾。乃怏怏然去之。覓道返幕。





兕角餘生

攜所得之牙。殊不樂。

吾人行五日而抵一小阜。其上得俯瞰行車所駐地及布幕所張地。予乃匍匐而登之。且登且欣欣然自慶將歸家矣。蓋蠻陬中行車之於遊子亦猶城市中家室之於居民也。既遠其巔乃縱目以望。縞幔嗟乎。乃獲焦土一片。縱目所極。竟無垠際。余復摩挲雙目。迴首張幕地。則亦僅餘斷椿數莖而已。余等乃力趨而下。中心焦急如焚。經泉畔張幕之地。則但留一片乾淨土。越而抵駐車地。否運乃微。實蓋一切車件及其所載。舉凡鎗械子彈。咸爲野火所燬矣。

六

初余臨行時。遺命御者。囑焚去幕旁荒草。俾免失慎。嗚呼。余乃不自爲之。而遺之。蠢奴誠大失策也。就勢揆之。則蠢奴僅灼幕旁之草。而車旁之草則仍之。於是偶一不慎。遺火其間。轉瞬燎原。而余行車之生命乃告終矣。至於御者及嚮導二人。則不知所終。要必恐遭譴責。攜牛而遁。迄今余未見之。余乃就泉畔焦土而坐。癡視灰燼。嗟乎。諸君質言之。余此時直酸楚欲泣矣。麥秀及漢斯。則嗷嗷而嘗。一操蘇嚙語。一操荷蘭語。狀至忿怒。時吾人尙距卡麥國之京。巴孟華土。可三百英里。是爲吾人最邇之人。

烟地然吾人之槍械彈藥以及衣食等物俱
焚燬無餘予除身上絨衣一襲足下革履一
雙及八響之銃一柄子彈少許外別無長物
漢斯及麥秀則各有麥丁槍一然子彈亦不
多綜上所有物吾人乃藉之以跋涉長途曼
曼可三百英里且中途荒涼無人烟嗟乎諸
君是境是地誠予生平鮮遇之乖運也雖然
是特獵人之家常便飯耳處之之法則惟盡
己之所長而已

是晚宿於行車遺燼之傍爲睡殊不甯詰旦
乃首途長道嚮開化地而進中途備歷艱險
若予而一一詳告者則非夜午不克盡故予

兇角餘生

不得不擇其特殊之奇險述之即茲一對犀
角所遺之慘劇是也行行復行行勉支月餘
一晚抵距巴孟華土可四十英里之地乃休
而宿焉是時吾人行色悽然足重繭面菜色
筋力都疲不特此也余乃復爲二豎所侵時
作寒熱雙目幾至失明體弱有如孩提而所
餘彈藥亦垂盡余之八響銃內僅餘彈一枚
麥秀及漢斯之二麥丁鎗合得三彈時距日
下約一時許吾人乃止而舉火蓋火柴幸猶
有餘也余憶吾人所宿之地景色殊佳豐草
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而相距不遠
復有一潭含羞之樹環其週其底則一泓清





兕角餘生

泉。澤。澤。而。流。水。際。芹。菜。殊。夥。為。種。一。如。吾。人。今日。席。上。所。食。者。茲。時。吾。人。已。乏。糲。糲。二。日前。所。獲。之。羚。羊。方。於。晨。間。作。餐。而。無。餘。漢。斯。之。射。較。麥。秀。為。能。於。是。乃。攜。最。後。三。彈。之。二。外。出。行。獵。冀。獲。兕。牛。之。屬。以。供。晚。餐。予。因。體。弱。不。克。從。獵。

蓋。彼。為。馬。克。塔。潑。萊。之。一。種。人。雖。處。於。患。之。中。亦。滋。樂。也。語。曰。聽。哉。是。聲。非。即。昔。時。血。江。之。戰。巴。埃。種。人。用。以。殲。吾。父。屬。之。聲。也。父。乎。麥。秀。稱。余。吾。人。今。飢。矣。胃。縮。有。如。牛。臙。之。肺。然。行。將。有。佳。肉。實。之。矣。漢。斯。雖。一。侏。儒。然。其。射。佳。也。良。佳。也。父。乎。請。振。爾。神。行。將。有。肉。食。播。炙。於。火。中。而。吾。人。復。得。振。作。為。人。矣。彼。嗷。嗷。不。休。妄。談。無。謂。致。余。聞。之。頭。乃。潏。潏。然。生。痛。遂。止。之。吾。人。聞。鎗。聲。不。久。榮。顯。之。絳。霞。即。捧。斜。日。而。西。沉。大。地。乃。為。非。洲。荒。原。之。寂。景。所。籠。罩。矣。是。時。萬。獸。俱。棲。獅。羣。亦。猶。未。發。殆。候。月。耳。而。其。萬。靜。之。景。余。拙。口。乃。不。克。

述其萬一。茲時余既體弱。復念念於漢斯之。不歸處此境地。幾疑已瀕危候。一若造化小兒。又將演其慘劇者。

此時荒涼寂寞。如入死境。余乃詢麥秀曰。漢斯焉適哉。胡不遣返。余懷孔殷也。

麥秀曰。奴不知彼或倦而睡也。或迷途矣。

余曰。孺子其蠢驢耶。汝試言之。數年來。汝侍余行獵久矣。幾曾見霍登托脫種人而能迷道。而能於回幕時倦睡耶。

麥秀曰。否。麥克馬森。諸君。麥克馬森者。土人之稱余也。意謂「不寐者」。夜偵者。然

奴子不審彼今何往也。

是時吾二人。雖言之若是。然俱默計。此可憐之漢斯。其已被乖運之神所襲耶。第雅不願明言之耳。

終也。余乃曰。麥秀。汝且赴水際。刈蔬屬少許。以來。蓋余腹已餒。不可支。必得物以食也。

麥秀曰。吁。父乎。魅方俟於彼也。曩聞巫言。謂魅恆於夜中出水。既出水。乃坐於水際而暈焉。

麥秀者。其於日中。固殊糾桓。尤爲勇士。然一入晚。則惑於異端。致胆小如驢。余乃作色曰。孺子。然則。余將躬往。以得之乎。

麥秀曰。吁。若麥克馬森而飢不擇食。必欲得





兕角餘生

一〇

之者。奴子往可也。雖見啖於魅。勿恤。
麥秀乃行。不久攜水芹盈掬而返。余餒火中。
燒得而狂啖。麥秀目耿耿然直注於余。余乃
詢之曰。孺子餒耶。
麥秀曰。父乎。餓極矣。
余乃指芹曰。食之可也。
麥秀曰。異哉。麥克馬森。奴子不能啖芻也。
余曰。孺子非食此者。餓孽矣。趣食之。麥秀
麥秀凝視水芹。猶豫良久。已乃猛攫盈握。實
之口中。且啖。且曰。啖余乃生。而啖芻若牛耶。
吾母而具前知者。甯死余於墮地時也。喋喋
不休。每一握入口。卽自哀不已。終乃盡之。謂

余腹已果矣。第恒屯胃中。滋不舒。有如雪之
積於山也。是時其狀至足。軒渠若在平時者。
余絕倒矣。然此時乃不能也。
麥秀啖芹甫畢。忽聞和呼和呼之聲。起自鄰
近。蓋獅至矣。余乃注目暗中。側耳而聽。聞其
呼聲甚厲。且燦然。二睛方閃閃作黃光。二人
乃狂呼麥秀。且擲燕火之薪。以驚之。竟獲奇
效。獅離吾目者可有頃。
是驚甫定。月乃出於東山之上。煥然耀目。流
輝天末。如方被大地以銀幔者。是時滿月之
媚態。余前此未經見也。余猶憶其時。乃能坐
於棚下。出日記簿以讀。其中鉛筆所書模糊

之字歷歷殊明晰。然新月甫上，庶獸乃結伴。通也。而出徘徊水澗，余就坐，次得見其經。吾人右側之士，香趨水際，就飲。既而一巨羚近吾棚，可二十碼立而愕視，凝睇吾人，狀殊夷豫。其首秀而美，雙角卷曲，月下視之，滋清晰。余心躍躍思縱槍擊之，以饜饕養已，而又念吾人所餘子彈僅二，且月下殊難命中，即亦聽之。羚旋徐徐就水際而行，不須臾，斗聞巨大之激聲，繼以馳蹄之聲，殊驟。余乃詢童子曰：此何聲也？麥秀語英語，良佳。乃答曰：是可惡之獅耳。殆嗅得羚氣矣。語甫出，唇忽聞哮聲，出諸潭之對方，即有一吼應之。後者離吾人殊遠也。余呼曰：天乎！獅乃雙至耶？如羚已免脫，吾人宜戒備毋使近也。語已，二人乃添薪於火，益以狂呼，終則獅去矣。余退語麥秀曰：汝坐守，余側以俟。月臨彼樹，其時可已。夜午乃醒，余汝若非張爾目者，賤骨將膏獅吻矣。余將略一安睡，不爾死矣。此蘇嚕童子曰：考斯（蘇嚕語首領也）父安睡可也。奴子之目將洞張若星而守父若月也。是時余體雖荏弱，然亦不能如言熟睡。頭涔涔生痛，寒熱交加，中心焦急如焚，心緒萬重。





湊於腦際。快快念漢斯之命運不定。不特此也。卽以己運而言。則足方重。爾胃空腹。枵彈盡藥罄。餘者僅二。乃欲藉以支此四十英里。長途。覓道巴孟華土。然寸心復念及飢獅。方於暗陬伺隙而來。則愈忐忑不安。此境此况。卽安之有素者。亦不克倒頭而睡也。余猶憶更有一苦。則余渴思一吸菸葉而不得。雖然。余終入睡矣。然睡滋不甯。噩夢孔多。余猶憶其一。爲余方以跌足踐毒虺。虺乃騰其尾且啾啾唱。余名曰麥克馬森。虺續啾不已。入耳殊清晰。余乃爲之矍然驚起。時麥秀乃就余耳畔操蘇嚕語。微聲曰。麥克馬森試觀之。余乃起坐摩挲雙目。見麥秀方傍余而跪。手指水際。余視線乃循其所指而望。嗟乎。余雖老獵人。此時乃不禁瞿然躍起。蓋距吾人之棚可二十武。有巨隄一。其巔則一龐然巨獅。蹲焉。獅牝四足緊伏。首面棚。余得自皎潔月光中。見其俯而舐爪。麥秀取麥丁之槍。實余手中。耳語曰。彈實也。余乃舉以命中。牝獅時雖在月下。余乃百覓不得槍端。照準之。鐵此時若貿然而射。則非病狂易者。不爲蓋發者。卽非失的。亦僅微傷之。而不克得其要害也。余乃下槍。急出囊中。日記簿。是簿卽睡前所出者。撕其一頁。實之槍端。以代

鐵爲時殊速。既一切就緒。而麥秀復捉余肘。手指去吾棚可十武外。含羞樹陰之黑影。余乃微聲詢之曰。何所指。余不克見也。彼答曰。又一獅也。余曰。毋謬談。汝心中。而視乃茫茫耶。余且語且俯身。棚外以諦審樹陰之黑堆。顧余雖語之。若是然黑影。乃瞥然而動。徐徐出。諸月下。嗟乎。一偉碩玄鬚之獅也。體殊碩。爲余生平所見。巨獅之一甫出。數武。卽見吾人。乃止步。雙目直射相去。殊邇。余乃得見其雙睛閃閃。射光作綠色。麥秀曰。趣擊之。趣擊之。魔（指獅）近矣。魔將距踴而前矣。余槍既有紙實於照準之鐵門。余乃以之直。

注獅項有白毛。一叢界脰膺之交。余乃瞞槍其點。而獅方旋首。肩際返矚。余更事多。悉獅于踴躍前。恆作是態。既而果然。獅展其巨爪於前。而蹲其軀。藉均其力。余急覘鎗機。幸而爲時不爽。毫髮獅方躍起。而砰然槍聲。既銳且嘶。破沉寂之夜景。而至於是不旋踵間。巨獸傾倒而下。頽然顛仆。首着於地。去吾人可四尺。轉輾滾來。迄於棚際。而所支枯幹。爲所衝突。騰揚空中。然獅仍續續前。渣而侵入。吾人乃易地避之。既而獅經棚中。燃火之薪。卽起。蹲於地。狀如巨葵。劃然而嘯。天乎其嘯聲之銳。余生平僅遇之也。俄而深吸以實其。





克角餘生

一四

肺。旋。乃。洩。之。其。聲。滋。足。使。人。胆。裂。倏。忽。間。狂。哮。一。聲。頽。然。側。俯。寂。然。不。動。余。見。狀。審。其。已。死。蓋。獅。之。死。俱。以。側。仆。也。

余。乃。太。息。以。自。慰。復。縱。目。以。窺。其。伴。則。牝。獅。方。愕。然。如。木。蹲。身。而。胎。時。拂。其。尾。而。死。獅。哮。聲。止。時。彼。亦。一。躍。而。逝。入。於。暗。陬。後。此。遂。杳。余。乃。不。勝。欣。忭。趨。起。而。前。以。趨。死。獅。麥。秀。且。前。且。曼。聲。而。歌。歌。出。蘇。嚕。語。以。慶。卽。景。謂。麥。克。馬。森。乃。獵。人。中。之。獵。人。雙。目。能。夜。偵。與。白。晝。無。異。能。插。手。獅。腹。掬。其。臟。腑。以。出。喋。喋。不。休。以。表。其。中。心。之。得。意。

是。時。獅。已。殊。固。無。須。吾。人。之。戰。兢。而。近。也。麥。

丁。之。彈。入。余。頃。所。命。的。之。項。間。白。氈。洞。之。自。尻。端。右。臂。而。出。雖。彈。空。殊。小。為。震。匪。重。然。麥。丁。之。槍。穿。力。殊。雄。厚。也。况。獅。固。易。殲。乎。

是。夜。之。餘。晷。余。乃。度。之。黑。甜。鄉。中。以。死。獅。之。腹。為。枕。雖。焦。氈。觸。鼻。殊。不。習。然。為。睡。滋。熟。也。迨。醒。東。方。已。泛。魚。白。色。余。覺。中。心。抑。鬱。有。如。冰。塊。橫。亘。於。胸。漠。然。者。有。頃。已。得。死。獅。之。臭。乃。獲。憶。所。處。環。境。於。是。瞿。然。躍。起。急。審。四。周。以。覓。漢。斯。蓋。其。人。若。能。脫。難。者。遲。明。前。歸。矣。然。略。無。朕。兆。覺。希。望。已。希。童。子。殆。罹。難。矣。余。乃。命。麥。秀。作。火。已。則。剝。獅。皮。燻。其。肉。炙。而。食。之。其。味。良。佳。有。如。穉。穉。而。此。時。之。為。餐。乃。猶。

久旱之逢甘霖也。

餐甫畢朝暾東升二人乃即潭而飲且一盪積塵委殘獅於造物起程以覓漢斯

余與麥秀二人固以多閱歷而諳於踪迹之術故漢斯遺跡雖少二人不難一索而得既得乃循之而行約半時許去原駐之地可一

英里有幾其跡乃與一屬於咒者相合細察之則似彼乃尾咒而行終也二人抵一草地有古而且短之含羞荊樹生焉幹與根形殊奇特下為食蟻獸或類似之獸所穴殊巨去樹十餘武有灌木叢生枝柯殊密二人將即荊樹麥秀呼曰視哉麥克馬森彼為咒所襲

矣請視之彼駐此而發槍其跡入土殊深而

其一趾之曲亦殊顯（漢斯一趾曲也）請復視此咒之馳乃猶石塊之墜自山際其蹄

起土如被鋤然漢斯之彈中之也其來乃流血故遺血地上父乎凡此諸事俱歷歷書於地上固了若觀掌也

余曰然漢斯何往耶

語次麥秀捉余臂而指身傍之荊樹嗟乎諸君雖至今日余一思及之輒為心悸蓋離地可八尺一漢斯之身（然余意呼之曰屍乃尤為確切）乃麗於堅巨之歧枝上其為凶咒所擲也殊明一腿扭枝上其狀如拘攣其





兇角餘生

脅下有巨穴一臙腑突焉然慘狀不止此也。其又一腿則下垂離地五尺皮盡肉消吾人驟見之木立癡視有頃既乃審其所遭矣蓋漢斯既死兇含獸類之殘忍性乃以其似鎧之利舌舐其下懸之腿噉其肉殆盡是等事余前次亦曾聞之願以爲是特小說中之獵人妄談耳今乃深信不疑矣可憐漢斯足部之遺骸足爲其鐵證也。

殊驟然余猶得見其脅下爲漢斯之鎗彈所中血跡殷然且腰際又有一斑似方與獅格鬪而被撕者。兇飛馳而前昂其首（兇首非攻人時不俯也）雙角黦然而響響背映綠葉余今述之乃歷歷如在目前宛然十年前其角方直奔吾人之景也。麥秀見狀劃然長嘯電掣而橫趨叢林余立舉手中所攜八響之銃然若射其首部則亦徒然蓋角質堅厚彈爲之却第兇見麥秀斜趨乃略一遲疑擬踵之以逐余得間發銃彈入其肩粉其胛直穿其腰然兇雖略一搖跌

吾人目擊慘景乃悽然癡立樹下有頃既而二人之默想乃爲所斷蓋去吾人十餘武之叢林間忽而枝葉狂亂衝突有聲繼以哮吼有似豬鳴一兇狂突而來直奔吾人雖其馳

仍怒衝而前彈創無能爲門也。

余見狀立投身於地盡力向荆樹之陰而滾
投身食蟻獸所穴之窟中力趣其奧不轉瞬
間兇已追踵而至一腿已創搖拽不克自主
乃踞之於地以首就窟不得入於是竭力以
角取余突擊樹根殊勁今日諸君所見犀角
其端之斲痕卽於此時爲堅根所撞缺者既
而兇乃漸狡以首抵穴口而以角內拗冀獲
余且其哮聲殊厲涎沫內濺沾余身殆遍雖
每經其一度之抵撞穴爲之廣其首亦因之
而略入然余身幸猶得不爲其角所及第所
差無幾其喘息時氣激余肋殊厲余覺長此

殊失當見其巨舌方吐顎外乃集畢身之力
以扭之兇疼痛欲狂怒吼如雷驟引身而退
其力之偉致余身亦被洩而達穴口顧咄嗟
間又猛力掠來余之肩胛乃爲其角所鉤是
時余覺生命殆矣乃盡力而呼曰麥秀余被
襲矣趣刺之趣刺之

是時龐然兇首舉而出穴余乃有如海螺之
軀隨而出殼矣余乃得見麥秀昂然之軀挺
矛以來不旋踵間余體自兇角而墜旋聞矛
刺之聲繼以戛然兵刃入肉之聲余之墜也
以仰乃昂視則見糾糾麥秀立驅其矛入兇
革可一尺有餘方躍而避之嗚呼爲時已無





咒角餘生

及咒怒吼。幾狂。血出自口。鼻有如泉湧。立以角觝之。挑麥秀於空中。有如鴻毛。既仆地。復重觸之。余掙扎而起。思有以助之。顧未舉步。咒已喟然。長喘滾地。斃於其羅難者。(指麥秀)之側。

時麥秀猶未畢命。然余目一觸之。即知其未日邇矣。咒角洞其右肺。復有他創數處。余乃即其旁而踞。握其手心中。酸楚不堪。莫可名狀。麥秀微聲而語曰。麥克馬森。咒殊耶。吾目已盲。不克見也。余曰。然殊矣。曰。然則彼黑魔會創父乎。

曰。未也可憐者。孺子。余傷微也。曰。然則余何樂如之。語既乃沉默。惟麥秀呼吸時。氣經肺葉洞處。乃作聲以破此寂境。麥秀已而曰。麥克馬森父焉。在奴子願得摩掌吾父也。

曰。麥秀余在茲。曰。麥克馬森。奴子死矣。是時方如乾旋坤覆。奴子行矣。奴子向黑暗世界行也。父乎。吾父來日必能時時憶及麥秀侍立父側。以殲巨象之時。此數語為其最後之語。而其豪勇之氣概亦



隨。之。而。長。逝。矣。余。乃。曳。屍。瘞。之。樹。下。窟。中。復
 從。其。俗。以。殯。之。意。謂。冥。途。中。不。患。無。械。以
 自。禦。矣。既。畢。乃。癡。立。穴。前。嗟。乎。貴。婦。余。乃。賤
 顏。述。之。余。蓋。嗚。嗚。啜。泣。若。婦。人。矣。

夾叙時。則有如大絃小絃。錯雜而彈。令人目
 眩心旋。洵屬作家上乘。林翁琴南。透譯其作
 殊夥。中西兩文豪銖銖悉稱。作品之貴。自毋
 庸余之贅語。余也不文。不敢與名家分庭抗
 禮。然佳作當前。心躍躍不自禁。爰一冒小巫

＊譯後贅語

哈葛德之說。久聞於世。其為文述冒險。則
 之嫌。譯之以餉「社會之花」之讀者。（此
 驚心動魄。言情則旖旎熨貼。有時冒險言情。篇請與林譯之「斐洲烟水愁城錄」參觀）



社會之花

高等國貨

大聯珠香烟

物美價廉



育英堂

裕公堂

新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東升。咄咄強鄰。嗚呼。得會。經濟戰爭。百般貨品齊運進。會經營。我金融呀。都被吸盡。嗚呼。得會。無形鯨吞。土更二點月生光。我國市場。嗚呼。得會。國貨提倡。南洋公司。苗自強。大改良。新發明呀。各種香烟。嗚呼。得會。大可揄揚。

三更三點月正明。軟包長城。嗚呼。得會。價廉味醇。不問男女老少們。都歡迎。味不變呀。製法真精。嗚呼。得會。熱費苦心。四更四點月色新。國貨製成。嗚呼。得會。同胞聽清。南洋公司新出品。大長城。金龍牌呀。烟界明星。嗚呼。得會。國貨精英。五更五點月將曉。親愛同胞。嗚呼。得會。刷新頭腦。買貨要把國貨找。好烟草。聯珠牌呀。提神醒腦。嗚呼。得會。我國之寶。

犧牲品



【雲釋錢】

子的。這種慘象。常常有發現着。

在長興宜興兩界中間。有一座山。名叫啄木嶺。那一帶地方。小山很多。平時人民行走。非得多數人。便不敢經過。因為裏頭產着許多野豬。往往出來噬人。江浙事起。兩軍即相持在此間。鎗砲之聲。不絕於耳。那些野豬聽了。都驚得在叢林中亂竄。有時幾個傷兵。和死兵也給他們做食料。可憐滿地殘骸。或是沒有手足的。或是沒有頭的。或是腹破腸流。只剩半截身。

犧牲品

在暮色蒼茫的亂山中草地上。坐着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軍士。眉目間都包含着團英氣。這時二人談得正密。坐在右邊的一個先開言道。「兄弟。我們自從開火以來。已有十多天了。兩軍陣線。仍舊沒有變動。只將許多好男兒。白白向枉死城中送去。幸喜我們依然無事。但是這幾天我們方面。益發吃緊了。將來如何結果。還不能逆料呢。」說罷微微嘆息。左邊一個聽了這話。怔了半晌。纔道。「哥哥。你這一言。却又觸動我思家之念了。暮色沉沉。仰望雲天。想起關山迢遞的故鄉。此時家中老母妻子。正不知若何。提心弔胆。念着萬里長征的人呢。」說時嘆了口氣。

接着又道。「我們此刻總算還不幸中之幸。像前線上的許多人簡直好像不是父母生成的肉體啊……」右邊一個道。「是啊。但是我以為我們軍人以打仗為天職。『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似乎不當常將這顆心放在家中消磨無限的雄氣。你道是不是。」左邊一個點點頭。似乎理會得。停了一回。又道。「此次開仗後。戰地上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也。着實不少。像瀏河等處。差不多已成一片焦土。可憐那許多難民。他日回來。竟成無家可歸了。」言罷。相對嘆息了一番。

幕夕陽反照的光。像血一般留在亂山。好似對人們說。你們預備着吧。戰神又要光臨了。這時二人已在黑影中站起來。握了握手道。「我們再會罷。」

這兩個人右邊一個叫做李伯渠。左邊一個叫做范雍門。他們原是自幼在一塊兒。甚是相得。一向兄弟稱呼。後來又同在陸軍學校畢業。李伯渠已做到連長。范雍門却還當着一名排長。二人在休息時間。時時兩下裏相聚在一起閒談。他們的感情。始終沒有因地位不同而變遷分毫。

李伯渠比范雍門略長。他的妻子已亡。父母




都健全着。幸喜下面還有好幾個弟兄服侍。因此他倒不十分惦念家中。范雍門却不然。老父早故。堂上只有一個老母。妻子尙結婚不滿一年。這樣那顆心自然時時放在家裏。每逢聽得前線有死傷的人。他總是胸頭好比一把利刃。在心中亂攪。他腦府中時時湧現着和他夫人臨別的一幕——那天他因爲要動身出軍了。伊隔夜便預備了幾色他心愛吃的菜。路上一切應用的東西。也給他齊備好了。這晚他簡直開足了話匣。源源不絕的講了一夜。明天伊又親自送行。這時秋風已動。使離人愈加動着傷感。別時伊只對

他說「旁的一些不希望。只希望你馬到成功。早日回來團聚。」說時眼中已含了一包熱淚。兩個眼珠。只不住在眼眶中的溜溜轉着。雍門對此情形。好不難受。然而萬惡的戰神。徧徧刻不容緩的催他上道。他只得硬着頭皮向前走去。滿望這一回戰爭。至多也像奉直之戰一般。一星期多就可了結。誰知竟大出意料之外。他此時萬分懊悔。他現在明白過來。這種無益而有損的內爭。是最無謂的。他很悲憤着自己。素懷大志。如今竟做了幾個大軍閥的犧牲品。

一天他忽然接到他妻子寄來的一封信。喜





得好似得了一件至寶一般。在休息時間便一箇人私自到啄木嶺下石洞口拆開來細細讀着。只見上面寫道：「雍門夫君。自你別後。心裏沒有一刻不惦念着。一去十幾天。竟音信杳然。知道你戰爭事忙。沒有閒暇寫信。可是已累得老母終日倚闥。吾也不時登樓遠望。然而千里迢迢。那裏望得見。所望得見的。只有天。只有雲。來來往往的人。不知多少。只不見你一人。此間消息沉悶。報章在今日武力壓迫之下。已成不可靠之廢物。遙想你一定一路上勢如破竹。直搗前敵。昨天王家伯伯來談起。他說現在的戰爭。無非具自己。

打自己。無論那方面得勝。都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他們不過爲了一時意氣。可憐手下的兵士。却盡做了無名目的犧牲品了。雍門啊。果真如此。你還是回家吧。這種封侯的妄念。可不要想了。此信寄出。我已晝夜盼你歸來。」「知否天邊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請你早決行止。不必再留戀了。愚妻陸慧英檢

他看完這封信。覺得心內起了無限傷感。那幾張緋色信箋上。不知不覺竟着了許多熱淚。他一壁傷心。一壁拿紙筆出來寫回信。誰知不到一半。忽聽得他嘆了聲：「哎。啣不好。」





「原來不知那裏飛來一個流彈已穿了他左胸這時他咬着牙關慘然迸出一句話道：『慧英收成的時期已到不及見你了。』」

那天晚上兩軍又開火了。這次的戰爭委實可算開火以來最劇烈的一仗。鎗彈如雨不住在頭上飛過。死的兵士不知多少。只見滿地橫臥着死屍。有的還沒有氣絕。只在地上呻吟着。可是任你如何慘呼。終沒有人前來相救。還有些避難的人民。一壁逃。一壁死於流彈的也很多很多。總之觸目傷心的地方。要算戰場爲最了。

明天李伯渠已在啄木嶺下石洞口尋到

犧牲品

雍門的屍身左臂已被野豬嚙去。右手中還執着一封未寫完的信。又在他袋中得到一封他妻子給他的信。真是纏綿悱惻。不忍卒讀。他那封未完的信上寫着道：「慧妹如晤。信已收到。所論甚是。今吾在此間。身體甚安。軍事進行頗利。再過旬日後即可與君團聚。」伯渠讀畢對着雍門的屍身長嘆道：「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雍門道：「雍門你已犧牲一身去了。而我還在人間。但是軍事瞬息萬變。不知將來能否黃爐重過。一爲憑弔呢。說時李伯渠禁不住對了這軍閥的犧牲品灑了幾滴英雄之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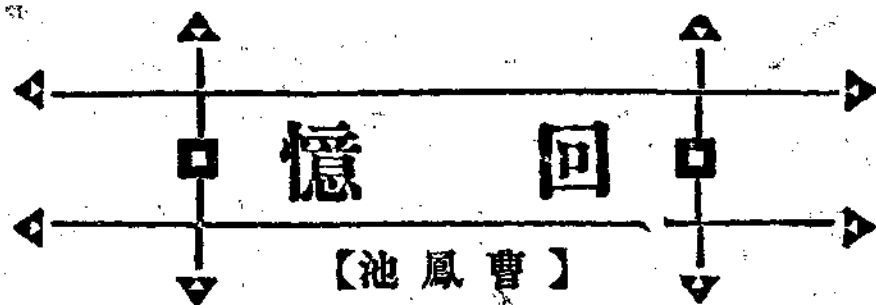


詩 禪 噓 語

禪 詩

肥瘠二議。與聚語於院隅。肥者曰。向選總統。君書汝子。今選總
理。而書吾子。何也。瘠者曰。書吾子。內舉不避親。書若子。外舉可
得錢也。更以手探肥者之囊。曰。是累累者。豈皆得諸汝子耶。
筆硯墨聚。詎筆語硯曰。爾貪墨。而又污吾白。是可誅也。硯曰。非
吾之過也。墨強據吾腹。君不濡首入而吮之。又何污子不貪墨。
何日短而即於無耶。是亦可誅也。墨曰。休矣。吾身日消。而硯池
不潤。子既竭。吾脂膏。而又患彼心腹。乃猶以相污。見責何不恕。
耶。是更可誅也。詎乃解。

夜挽車有不燃燈而馳於僻途者。警察責之。不服。拘入署。罰鍰。
不允。搜其身。不得。斥之行。不去。曰。無錢買油。燈仍不能燃。將更
受罰。奈何。命警護之。乃行。



從和合巷到泰興路這條街。就是很冷靜的落花街。在天天早上。總有一個蓬鬆的婦人走過。左手提着滿滿一籃鏢花柴。是向巷口木匠鋪子裏買來的。右手也提着一個籃子。但是並不是鏢花柴。却是一包米以及稀少的菜蔬。這便是車夫寶良的妻子。

這足夠一日的食料了。是每日她丈夫拖車子和她絡經的工錢來掉換的。聽說她從前也會受過普通教育。也很得父母的憐愛。和別人小時候一樣。自從那一次大火以後。家道便中落了。好似她住着的落花街一般的。蹇運不能恢復到從前的繁盛。可憐的鳳珠。便和她丈夫過這在他人看了。以為無聊而窮苦的歲月了。

融融洩洩的家庭。是富貴所夢想不到的。却能在窮苦的小家庭裏發現。在富貴人看了。這是如何可驚異的事。其實並沒有可異啊。伊們並不能異於別人。不過處境不同。在窮苦時間。不能實行伊們的妄想主義罷了。

寶良一日拖車的工資。和鳳珠絡經所得的相等。七八角錢一日的進款。在窮苦人

家已足夠一日開支而有餘。每日三角錢的儲蓄是伊們倆共同議決預備意外的用度。如生病以及生育等等。

五年以內。伊們的儲蓄已在一百元以上。鳳珠很仔細的藏在牀頭壁洞裏。每夜她丈夫寶良回來。總檢點一番。時常笑着說。「鳳珠。我看了這一百多塊錢。心裏便很歡喜。我們如果年年如此積下去。到老來也可以不愁貧了。好鳳珠。我們睡吧。」一壁說。一壁便把雪白的洋錢依舊輕輕地放在壁洞裏。然後滅燈睡覺。

一天夜裏。寶良拖着空車回來的時候。鳳珠正在燈下給他補一雙襪。他挾了白布車墊推進門來。照例說着。「鳳珠。時候不早了。還沒睡嗎？」她從燈下略昂一昂首。答應道。「哦。你來了嗎。今天的生意如何。覺着吃力嗎？」這也是幾句老例話。天天晚上伊們倆闊別了一日而晤見的起首說話。

「我並不吃力。你呢。」寶良笑嘻嘻地把坐墊向櫈上一放。接着就在桌子那一面坐下說。「我今天有一樁事情。自以為辦得很不錯。現在把來講給你聽。不曉得你





以爲怎樣。」

「什麼事。你講給我聽。」她很注意的問着。並且放了手裏的錢帶。

「不要這般性急啊。」他仍舊保持微笑的態度說。「我今天拖一個客人到靜安路。從福安路到那裏。他給我一個小銀圓。他真是一個好人。我後來拖了空車一路走來。偶然回首看見有一隻皮夾。跌在車墊縫隙裏。我拿來一摸。裏面儲有四十塊錢鈔票。三塊洋錢。一張四十塊錢支票。幾個……」

「皮夾呢。」她匆急地攔着說。還了他嗎。我想你決不會如此愚蠢。」

「什麼。」他滿面現着詫異的顏色說。「你不是常對我說嗎。『莫貪非義之財。』這皮夾。可以算有義之財嗎。我本來也是這麼想。我們辛辛苦苦賺錢度苦日子。這一筆枉財。有似天上飛下來的。食在口邊。不吃也覺太賤了。然而想起了你的說話。我就檢起來送還他了。」

你已經送還他嗎。很好。她臉上微微流露着一種倩笑。因爲她聽了這幾句話。便不

回

憶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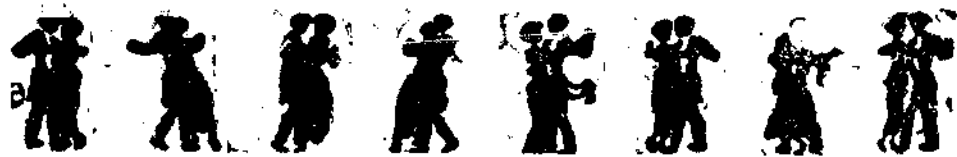


由回憶到讀書時代的一樁事。

溫和的毛先生。正站在講臺上講着國文。他說：「一個人總要誠實。如這課書裏的童子。是多麼可敬啊。柑子跌在地上。不誠實的人。別說孩子家。便是大人家。當然拾起來放在自己袋裏。或許吃掉了。那裏再還他呢。但是這個童子却能檢起了還他。也不受他的謝。那是多麼誠實啊。你們總要師範這個童子。不要做不誠實的人。」

一些垂髫的學生。多肅靜無譁在那裏聽講。伊們腦筋裏深深印着誠實可喜的意志。都在那裏想。我如果遇到了這種事。或者其他的事。我總要誠實待人。得別人的稱讚。不要做不誠實的事。受人家唾罵。

一個才七八歲的小學生。在四句鐘以後從校裏歸來。路上看見一包東西。伊拾來抖開一看。裏面是一隻金的簪。和一雙耳環。伊就想到今天毛先生所說的話。但是不曉得失落的人。這東西去還給誰呢。想帶回去吧。又怕不誠實被別人唾罵。幼稚的心坎裏。打了好幾個盤算。到後來才取決一定在這裏等尋找的人來。





伊就在一家牆門口坐下。把書包放在身旁。手裏握着這一包東西。伊看見來往的行人。都含着微笑看伊。似乎敬重伊是一個誠實的人。那是如何得意啊。伊覺得天下沒有再比我高尙了。因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


天快晚了。路上來往的人們。較前稀少了。却還不見到失主。伊想起可愛的母親。一定在家裏盼望而且說。今天的鳳兒爲什麼還不來呢。或者已差王媽到校裏去接我了。如果王媽到校裏去沒見我。在那裏回去對母親說了。母親一定很擔心……

：伊想到這裏。覺得再坐不下去。於是掛起書包。拿了這包東西回去。

伊母親滿臉現着懷恨的顏色。祇略略看了伊一眼。也不問他今天爲甚麼來得這麼晚。但是伊並不曉得。依舊照平常日子的挨在伊母親的身旁。仰着脖子笑嘻嘻地說。「母親。我今朝拾了一包東西。你看啊。」說着便把這包金飾取給她看。

伊母親接着瞧那包裹的飾物。竟不自知地喊着。「呀。原來是你拾着嗎。」說着便抱起伊來親一個甜密的吻。






在晚餐時候。伊父親已從公司裏回來。一家人團聚在一桌上吃夜飯。伊母親笑着對伊父親說。「今天有一樁很希奇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去兌的一支金簪和一雙耳環。不知怎樣會遺失了。到了家裏才知道。叫王媽去找。也找不到。真使我惱恨的了。不得。後來天快夜了。鳳兒從校裏回來。遞一包東西給我。你道是什麼。原來就是我失掉的金器。你看這不是一樁希奇的事情嗎。」

伊父親聽了道。「真的嗎。乖乖的鳳兒。」這時鳳珠正坐在他身旁。他就抱起來在伊蘋果似的小頰上。吻了一吻。然後說。「鳳珠。你把拾着的事講給我聽吧。」

鳳珠便把拾着的事細細講給伊們聽。伊父親一面聽着。一面吃飯。等到鳳珠說完。他才正色對他妻子說道。想不到小小一個孩子。竟會這樣規矩。唉。可惜她是一個女孩子。不能在社會上辦事。否則倒是有用的人材呢。」

這一剎那的回意。在她腦筋裏。如影戲般一幕一幕地反映出來。她想起已故的慈愛父母。禁不住哭了。但是寶良見了。以為是不把皮夾取回來的緣故。便走過去勸





她說：「鳳珠這又何必哭呢。我們尚有一百多塊錢儲蓄在着咧。要恁種非義之財何用。」

他用着隔膜的話勸她。那裏能夠止住她的悲哀。豈知她心裏正在那裏想。料不到一個窮人竟會這般的規矩。可惜他是一個黃包車夫。不能在社會上辦大事。否則倒是有用的人材呢。」

(完)

再鐘曰：辦教育者。平日諄諄以道德之說教學子。期造成將來良好之人格。以維世道人心於不墜。然環顧今日社會上之種種人物。爾虞我詐。相習成風。乃有大不然者。所謂誠實之美德。惟見之一二婦人與隸之流。悲夫。

霖花嶺

明史閣葬衣冠處

黃秋舫

幾番灑落孤臣泪。嶺上霖花萬古春。隻手難扶明社稷。誘奸肯作虜朝臣。鐵衣未冷將真血。皓齒難忘天子身。故國衣冠還葬日。忠墳留作萬年新。



上海天廚味精廠出品

開門八件……茶·米·油·鹽·醬·醋·茶·味精 俗語道：茶未了茶未，茶三件外，都是開門七件事。確乎不錯的，除食物鮮美的功能，哈！現在有了這國貨味精，隨便什麼菜蔬，祇要放入少許，便鮮美適口，且一瓶祇賣大洋三角，起碼可調小菜四五十盤，照此打聽，豈不是一種極經濟的東西嗎？所以把味精列入開門八件之一，還有一種副產醬油精液，亦鮮美無比，大家不信，請認明佛手商標購去試看。**上海天廚味精廠啓**

味精
開門八件之一

總發行所 福建路四五二號
 廠設 斜橋西首新橋南
 各埠食物店均有經售

春遊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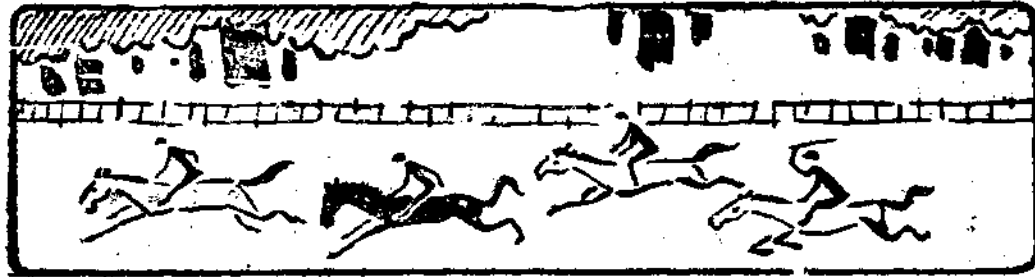
嚴憲章

「新陳代謝的世界永遠是人們自己覺得「快樂」便快樂覺得「悲慘」便悲慘而且是同一行列的。我想這是自然母親造物時造的一個自然境界。至於詩人和小說家描寫出另外一個面目。那不過是他們要抒寫他們自己的情感而幻想出來的罷了。」陳好美想得出神了。

人們最愛戀的春天。好不容易纔盼望到了。「春遊春遊。」這種許久不聞的愉快的聲浪。又從一羣羣遊人慣說的口吻裏叫喊出來。而且一直刺激到喜

春遊的人們的耳膜裏。這種刺激性非常強健。使得受了刺激的人們。各個都頓時起了一個春遊的動機。春天的。痴醉有情的太陽。柔和可人的微風。歌聲。溫沉而清脆的小鳥。幽潔醉綠的湖水。羞顏粉臉的桃花。嫩芽軟媚的弱柳。種種景物確乎是令人好愛的了。何況有人提起自己心房裏蘊着許久無機會發洩的要而未做的事情呢。「春遊春遊……」接着又是遊人們的呼聲。

這種刺激性比廣告還有效力。被感觸而春遊的



人很不少。可是這回却反不能引誘平素最喜歡春遊的陳好美。——反而使他聽了便立刻憂愁起來呢。

春遊當然是誰都喜歡的。但是總沒有一個遊人能毅像陳好美遊興勃勃

的愛好春遊的意味的濃厚深烈。——可是他現在竟把快樂的春遊看作「悲慘」的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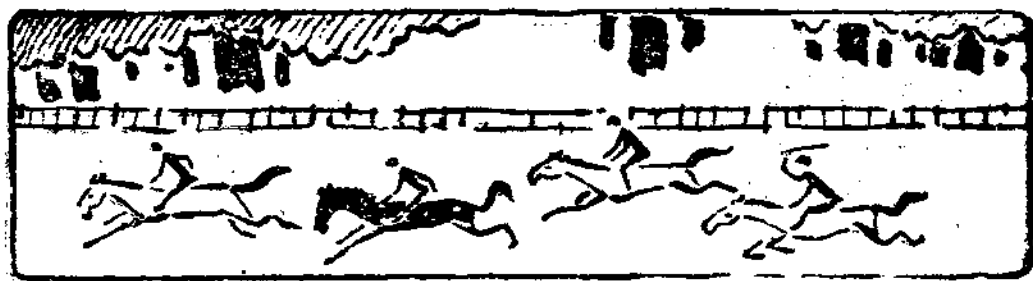
他自少到今都是個冷腸冰心的人。所以在春遊的當兒他極不願多人同行。他雖是這樣。——然而却不能不要一個他終身所符的人作伴的。他那個終

身所符的人。就是品端好學的S女士。S女士也覺得世界上什麼事都是悲慘。惟有春遊伊覺得是快樂無匹的美事。所以他們倆便自然地情投意合的從事春遊了。

他們倆約定了。每年的春天都要春遊。——直至交了炎熱的夏天才休止。在那個時候。無論有什麼喜事喪禮。——甚至萬不得已的事發生。他們都要踐約而行。可是天心善妬。這樣品端好學的S女士。蒼天竟將伊中途奪去了。

「我們春遊的時候。何等快樂。我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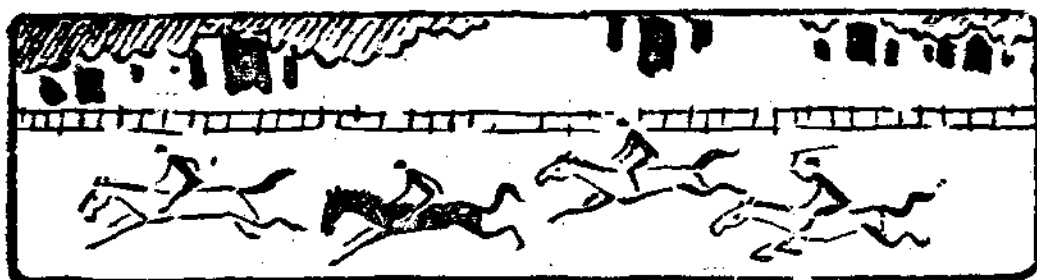
春遊的回憶

定帶了畫畫的器具。你也該帶手提袋。能裝袋大的口琴。一到了目的地。我便寫生。你便奏。直至太陽收了。我們還要依戀甜蜜的傾談。一回纔肯回家。這時怪不得我們引「春遊」爲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怎知到了現在却變成最「悲慘」的事呢。」他的愁緒更增加了。

他往日深恨自然母親不把春天延長至六個月或是一年。使他們倆盡享春遊之樂。盡談甜蜜的情話。現在呢。他却又怪自然母親不把春天完全收縮。

起來——恨不得一年三季沒了春季。今年的春景似比去年好。然而在他眼睜裏看來。却比秋天還要淒涼。苦惱。悲慘。他不特不再要春遊。他更覺到他自己現在的孤。獨。可。惡。了。有人提起春遊。他便像在窮途中遇虎一般的懼怕。可是遊人們的春遊的呼聲。藉着春風的力量。偏要送進他的耳膜去。

「世界上快樂和悲慘真是在一行列的：唉。你同我認識了五六年。享了五六年的春遊之樂。而也在五六年春遊的快樂中死了。」他竭力地想同



時舉起右手抖抖的抓起他額前覆着的亂髮。他那些蓬鬆不整的亂髮在燈下反映出灰白的微光來。其後又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便慢慢地抬起頭來。一見了自己的臉。不覺很是吃驚。從前的臉上是很肥澤的。現在却變了這麼青瘦。尤其那雙眼睛最令人可怕。從前是很有神的。現在却變成這麼衰頹而且深深的凹了進去了。總之自從S女士死了。他便變了這樣的一個人了。

「夢耶。傳之非其真也。」伊去了不到一年。竟——他一面皺成一字的眉頭。一面愁著想。想到「竟」字。便好像銳尖的刀正在刺他的心窩似的。使他再也不能往下想了。那時他不住的嘆氣。而且同時他的眼眶裏慢慢地現出兩粒淚珠。由小而大。由大而一直淌到面頰來。他很失意的站了起來。在房裏踱來踱去。或者向着窗外皎潔的月亮凝視。又或不自然的用手托着腮。而且順便呵一呵氣。但是始終都不能減少一點。他腦海裏蘊藏著無既的愁。

他看著充滿了情緒的月亮。更無聊地使他重復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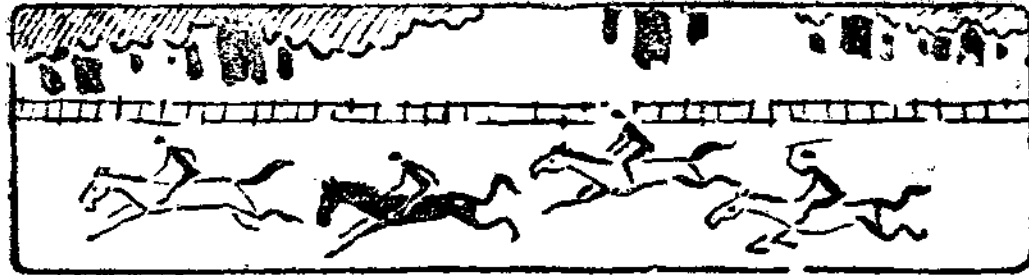
春遊的回憶

「死了。死了。伊的確死了。決不是夢也。斷不是謠傳……」他稍微展了一展他那緊皺着的眉。重又牢牢地復皺起來。那個當兒。他青瘦的臉上所表現的憂愁。更是無可描摹之了。可是他依舊勉強的樂觀的斷斷續續。回憶和她倆春遊的經過。

「我——我說一句笑話。你便嫣然一笑。那時微微的春風輕輕地拂飄你的可愛的嫩髮。——那種藹然可親的嬌美的顏色。在你的粉臉露顯出來。——真的你的美貌不妝秋娘也要妬。」

「最難得我們倆的人生觀都相同。而且又相愛……相憐……唉。現在都變成悲慘的夢了。」他想到這兒。忽然呼吸一緊。兩肩聳了一聳。於是久住他眼眶裏的淚珠。便又源源不絕的淌下來了。他的臥房裏沒有時鐘。所以在這寂靜的深夜裏。祇聽得他鼻管所噴出來的。一呼和所收進去的一吸的笨而急促的聲音。

「快樂同悲慘的確是一行列的。——假如不是一行列。為什麼「春遊」同在我一身經過。——從前便這麼快樂。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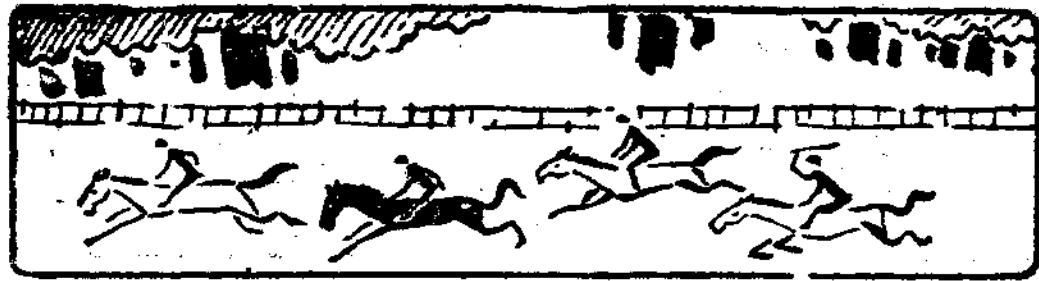
便要使我過這麼慘淡而且「對人強笑背人悲」的生活呢」他又發怔的盼望你平安回來」

其後他更嗚咽的接續想「——死了。伊死了。總之我是再沒有享受快樂春遊的一日了而且絕無希望的前途更不堪設想了」

他的身體的構造這時似乎比別人特殊。頭腦是糊塗的。心房是舞跳的。總之那時的他是麻醉的而且全個身體竟沒有一處安靜的。然而他還是起勁的想着

「你同我告別的時候不是說「無論如何我總依時回來和你一同春遊」初次——徐可勤先生介紹我們認





春遊的回憶

識——和我們第一次春遊的時候。我早
知道你是我「終身所符」的人。但是怎
曉得祇能「半身所符」呢。回憶當初春
遊的時候。你總是害羞含笑。後來却漸
漸地肯同我談甜蜜的情話。那時。我時
何等快樂呢。誰又會夢想得到現在的
悲慘會發生呢。那豈不是快樂和悲慘
一同列嗎。那時。他固然是想的痛心。
而且他的愁態自始至終。——從他一個
呵欠裏都能觀察出來。——都沒有減
輕一點。——更兩更的過去。——直至月影
朦朧了。他還是皺着眉。流着淚。嘆着氣。
默默的繼續回憶他同S女士的已往
的春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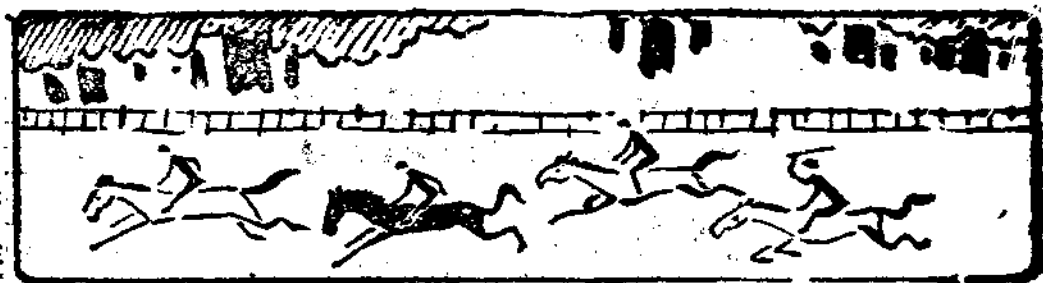
「我以後還能夠找到一個像你那
樣的爲我終身所符」的人嗎。唉。我的
可怕的前程。真是不堪設想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同你到郊外
去春遊的時候。我鼓着勇氣向你要求
說。『S女士。我——我敢要求你。』我
說到這兒。先前鼓起的勇氣都沉了。所
以說到這兒便祇是強笑而不能言。那
個當兒。你便很天真的笑著追問。『我
不要你那個樣子。有什麼話便坦率地



說出來……我後來再耐不住了。於是同軍士在開戰時般勇敢的對你說：「你——你可做——做我的『終身所符』的人：嗎？」你聽了祇是微笑而不言。我心急要知道——你必答「可以」的答話。可是我坦率的說了出來。而你却害羞而且「假君子」的不肯真的說出這「可以」的答話。那時你祇是紅着的臉而且偷偷地看我一眼。隨後又嫩柳被風拂動似的搖擺而且微笑。我再不能耐了。便又勇敢而帶怯笑而帶愁的硬說：「這句話我向來許久想對你發表的。但却沒有機會對你說。有了機會可乘。而又不說。直至現在纔敢大膽說了出來。你不答——笑——我也當你答應的了。」那時你深深的彎下你的背。微微的低垂你的頭。你的濃香的嫩髮。微微的接著我的鼻管。這時你的彎下的腰部的確是——善畫曲線的美術家。也不能描摹出你的美不可言的曲線。美你慢慢抬起你那害羞的低垂的臉。來你的臉也的確是——善調色的美術家。也不能盡似的把你的雪霜般白而帶桃紅的可愛的艷色調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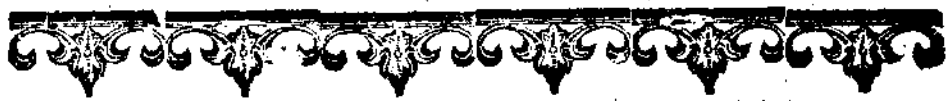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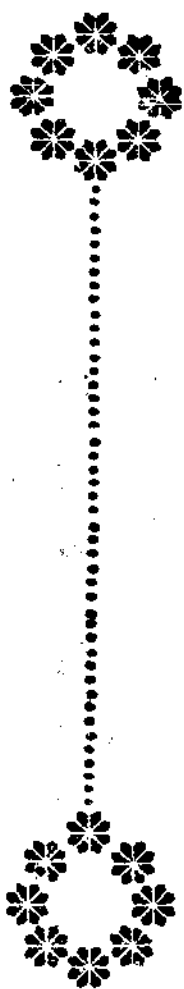




「我。和。你。認。識。到。你。死。固。然。始。終。沒。有。相。忤。過。而。且。簡。直。沒。一。天。不。是。相。愛。相。憐。的。唉。」「窆不臨其穴。」——這是我所最痛悼的事。甚至連你什麼時候死。你害的是什麼病。我一點都不知道咧。你死了約一個月。我才知道你的死耗。這。或。者。我。沒。福。同。你。享。受。春。遊。的。快。樂。——世界上相愛相憐的很不少。悲慘。最後彈出來的音調。

的。失。敗。之。有。快。樂。的。成。功。也。有。這。都。是。由。自。然。母。親。所。主。使。的。吧。」

朦朧的月亮走了。光皓的旭日升了。雞啼了。犬吠了。他仍然如痴如醉的回憶他的已往的春遊。最後又聽得他微微地嘆了一聲。「唉。快樂。同。悲。慘。的。確。是。在。一。行。列。的。：」這是他的心弦上。



何以面起紅瘰

正是余必款服清導丸矣



面現紅瘰人皆厭惡患者自覺幸運不佳非常惹厭
 紅瘰起病之由及面色黃萎之故皆係大便秘結所
 致也如若腸胃清潔大便有序則血中之毒質全清
 紅瘰無從而起一切瘡癩疔疹皮膚諸症歸於無何
 有之鄉矣此等良藥即紅色清導丸是也乃是平肝
 微利之妙品服後決無肚腹絞痛不舒之虞山東濟
 甯鐵塔寺街路南邊亦東先生來信云鄙人素患乾
 結時常便閉頭暈腦脹以致面起紅瘰每晨口氣穢
 惡萬分討厭幸服清導丸二瓶服畢諸恙悉除感此
 靈藥無以為報特書數行聊表謝忱於萬一耳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
 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時 本 事 關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廿六回

一

第廿六回 蕉叶有心春宵恣夢想 楊花無力旅館逗風情

却說清椒在林府中極力央求季輝。要替他設法。先前季輝還存一個勸勸清椒。好使他夫婦依舊言歸于好的念頭。他不料稍說了這幾句說話。倒累那清椒哭得和淚人一般。季輝回想轉來。若不是甄超英別具一種不可思議品性的人物。清椒亦斷不致如此傷心哭泣。我到底沒有見過他丈夫面長面短。性情自然更加隔膜。怎能一味武斷。看他這種現狀。分明除了我季輝。再沒有第二人肯與他想法。若拒絕不管。他若尋了甚短見。多是我的過慮。不過我聞聽一面。還沒有調查一個明白。貿然指點他與姓甄的若何可以離異。這便如何使得。季輝沉着頭。四面的想轉來。不覺暗暗對自己道。待我姑且留他在此住一夜。晚間再從頭至尾的盤問他個清楚。應當教導他個甚麼法兒。季輝于是正色對清椒說道。清姊。你我也可算得個好朋友。不嫌敝處醜。就請你今晚在此權宿一宵。不用回府。妹當想一妥善之策。免得你鬱鬱不歡。但不知尊意

若何。清椒聽季輝允爲設法。自然滿心喜悅。便道我要打攪你。恐不便的麼。清椒正欲再話下去。只聽得壁上電話響起來了。那季輝走過去。拿聽筒放在粉耳邊細聽。清椒但聽見季輝回答的語言。說是今夜我有個朋友在此。實是難以分身。請先生原諒。稍傍一會。季輝復操英語對答。清椒雖聽不清爽。然大略的意思。也還知道。似乎季輝在那裏講。客人若使就去的。我還可過來。如果客人有事談得長久。恕不趨前奉陪了。隨後又聽得噤哩咕嚕談了好幾句外國話。方把電話搖斷。挂上聽筒。重行坐下來陪他。清椒問道。輝妹。方才來的電話。可是有人請你去赴宴麼。你我不是外人。何用客氣。有事你儘管請便。怎好爲愚姊的瑣屑小事。使你得罪朋友呢。季輝道。不要緊。他是我的先生。我已告訴他有客在家。清椒忽又想到自己家裏。丈夫出外。單剩黃媽一個人在彼。老太太杭州還未轉來。住在此地。也老大的不放心。忙對季輝道。愚姊過一日再到府上來剪燭暢談。只因家中僅有個老媽子看門。倘然闖出事來。又是我的不是。季輝一聽。便道清姊不容氣。若說府上沒人。我不敢屈留。若爲友人電話喚我。這倒無庸介意。清椒道。我一時氣忿。竟忘了家中乏人。幸得貴友相召。如此可以免得兩誤。說完便立起身來。告辭要走。季輝握着清椒兩手。又勸慰他。并且自己擔任替他籌劃長策。請他明日有暇。不妨到我家裏住宿。好得這裏沒

有別人。枕畔彼此可以細談衷曲。清椒面上露出十分感激的神氣。應許他明日飯後准定到來的。季輝就直送他出大門而別。清椒坐了車子。回到家裏。一問黃媽。太太沒有轉。連少爺說是也未嘗歸家。他便吩咐黃媽煮晚飯。自己上樓換衣服。他先把電燈開亮。關上房門。脫去大衣。卸了裙子。伸手衣袋裏想摸方絲巾。不防掉下一張照片。確是日間周紹文拍的小影。拿來送給他的。清椒急忙拾起來一看。毫無損壞。醜。尋思這件東西。若被超英見了。那是包管要氣得他個半死。咳。超英。世間上刻薄的女子。正不獨是我洪清椒一個。

從來金屋貯佳人 裙布釵荆孰賞音 休怪阿儂情太薄 分明歷古到如今
有幾家牌坊貞節原空泛

試想我們女子。憑他生得一等醜陋。那個沒有愛慕虛榮。沉湎利慾的思想。況若我清椒。老天付給我這綽約腰肢。綺麗容顏。難道叫我死心塌地。終身跟着你這窮鬼過日子嗎。

也未免 辜負彼蒼毓秀心 他把那 玉照從頭觀仔細 只覺得 不歡心
處也歡心 紹文年比超英小 詣造憐香惜玉精 絕少剛強男子氣 天然

女性最和溫。清椒性似楊花薄。相與焉能水乳分。旅館潛開非旦夕。無非瞞過壹超英。他們是。密商祕議圖長久。沒奈何。事大原難唾手成。今日不圖窺破隱。與超英。勢難兩立度晨昏。

清椒把張周紹文的照片看過一遍。重復觀看一遍。覺得他沒有一處不好。沒有一處不動人。閉着眼睛。再拿自己丈夫的相貌衣架。仔細想來。真是沒一莊比得上紹文。性格又是十分呆板。平時對於自己言語之間。亦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那裏像紹文又和順。又遷就。軟綿綿酥糖般的聲音。討人歡喜。既然林季輝許諾。肯爲劃策。這離婚一層。是千穩萬安。志在必行的了。

那怕他。人言籍籍來譏刺。那怕他。權勢炎炎想壓平。那怕他。母子相依拚性命。那怕他。法庭請托真詞呈。隨周宗旨儂拿定。石破天驚永不更。想罷一番身站起。藏伊小影貼身存。這時節。黃媽晚膳安排好。踏遍扶梯向內行。言請少夫人用飯。清椒移步出房門。

走到樓下客廳後半間。見黃媽菜已排列端整。飯亦盛好。清椒吃了半碗。就不吃了。照平時清椒的飯量。

至少也要吃個碗半。今夜到底有了心事。旁晚房裏匿了情人。被丈夫看破。一時未免受些驚恐。自然胸
前覺得飽悶。倒不敢勉強多吃下去。黃媽道。少奶奶大致因為我家少爺不在家。故而祇吃這小半碗飯。
可要我去弄點稀飯來。再吃口。不然。下半夜肚裏肌餓起來。沒有東西吃。把蛔虫要餓壞的。清椒道。粥也
吃不下了。你收拾好了。替我倒面湯上去罷。黃媽先去端整好一盆熱水。送到樓上房間裏。然後告訴清
椒。說是洗臉水已拿上去。請少奶奶淨面。等清椒上了樓。他便過來搬取碗盞。自往廚下洗淨收拾去了。
清椒走到房裏。揩好面。一看表上。九點鐘已過十分。心中想老太婆今夜未必見得回來。丈夫大概見着
紹文。肚裏一氣。不知到那一個朋友地方過宿。看起來也不會轉的了。吾早晚得這樣。預先約會那人靜
悄悄晚上在我這裏住。有誰來管賬呢。現在倒弄得單單剩着我個人。無說無話。熬茲長夜。怎生寂寞得
過。

那其間 電燈燦爛亮如銀 難遣蛾眉婉轉心 欲檢書文慰長夜 懶洋洋
去啓箱尋 香腮手托渾難主 勾引紅霞兩頰生 百樣無聊茶解渴 有誰
知 越斟佳茗越傷春

又想這時候。幾處遊戲場中。正是萬分熱鬧。

肩摩踵接人如海。露水鴛鴦數不清。交際公開拘束少。有談有笑有精神。

我清椒。名稱奶奶無真趣。真好比。罪犯彌天待上刑。

若說到幾家影戲館裏。越加動人興趣哩。

他那裏。男女並肩齊雜坐。妙香搖蕩足怡情。衣冠豈少風流客。一見奚

難取次親。未識周家人一個。這時節。可曾豔服去遊行。莫不要。多情

沾染閒花草。把奴來。拋却無端像路人。

必過吾聽他言語。看他舉動。確是真心真意的戀愛于我。當不致中途變卦。清椒想到這裏。便把一顆芳心擺放得穩穩的。像是前途無窮希望。全在那姓周的身上。于是他重又想我若能日後嫁了紹文。不要說別的。單講四時的穿着插戴。自必應有盡有。加意的修飾打扮起來。不是吾自己誇口說句大話。上海雖是繁華熱鬧的區處。恐怕婦女當中。要尋像我清椒面孔的人。也未必見得容易。可笑超英討着了。我得福不覺。鎮日的捧着幾本書。橫研究。豎研究。研究得顏色憔悴。仍不會遇着甚機會。發一票大財。那老

的不怪兒子沒有本領出去賺錢。終還像是討了我會用。害他們做不起人家。豈不真正笑話。待我到了周家。倒要看看他母子二人。怎生的便能穀與家發福。現在分明被我姓洪的一個人壓住在那裏。死也不得翻身。

清椒是 左思右想費心神 漸覺支頤倦態呈 便爾和衣橫榻上 不多時刻
軒聲聞 黃媽兀坐廚房內 等候東君可轉程 早又時鐘鳴十二 絕無人到按門鈴
撐倦眼 上樓行 請示清椒待怎生 輕啓房幃身掩進 只見那如花人已臥床心 衣衫未脫齣齣睡 走近床邊喚幾聲 聞呼喚體欠伸 微抬秀眼看分明

清椒想。

吾祇道 冤家回轉將儂喚 却原來 傭婦趨前候主人

便有氣無力的說道。黃媽。你還不去睡。到我房裏來。有甚事情呢。黃媽道。辰光現已不早。少爺還未回府。不知他今宵還轉不轉。想必臨時出門的時節。終與奶奶講過的。故我上樓特爲問一聲。倘使擔擱別處。

不回府了。我也要去。省得明早早上扒不起。清椒正在好睡。無端被黃媽叫醒。便覺得有幾分不快。現又聽他說的許多話。都和自己意思不合。愈加心裏說不出的焦燥煩悶。停了半晌。冷冷的說道。黃媽。你以後少爺兩字。休再對我提起。你要。儘管去。就是黃媽一聽少奶奶說話。想分明討厭我來叫醒了。他。以致發脾氣。便不敢多說。快快的下樓。逕自去睡覺。清椒聽黃媽走遠。合着眼。想要。三翻四覆。罰死咒也睡不着。他索性攤開被頭。脫去外面衣褲。坐在床上。把下半身鑽在被頭裏。身體並不躺下去。取三四個枕頭。向腰裏一塞。斜靠着床欄干。閉目養神。直到三點鐘後。方始倒頭熟睡。

却說超英當時一氣。跨出牆門。心裏昏昏沉沉。自己真不知要跑到那裏去好。先想去尋洪子容。把這莊事情和盤托出。看丈人如何說法。重又一想。他們是父女。未必就肯聽信我的話。難爲他愛女。無非討些待慢。這又何必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一路胡思亂想。本欲朝東到大馬路去。偏偏順着兩腿。一徑往西走去。轉彎抹角。直走到哈同路。此時馬路上電燈多已發光。加着往來汽車的燈火。明星閃爍。倒也一毫不覺得行路困難。他沿着人家屋簷底下的水門汀。緩步向前行走。不過他先時從家裏出來的時節。一團火升在上頭。轉覺兩片面孔熱烘烘。額上還有些微汗。現在愈走愈冷。懊悔要緊出來。沒有披件大衣。無

奈拿一只外國呢帽。戴得下點。把袍子的袖拖拖落。一隻手伸在插袋裏。一隻手伸在袍子的裏襟左右。走近工部局豎立的一塊路牌。定睛一看。不覺說聲阿唷。我要往大馬路去。怎生會走到了這裏來呢。不是路牌上面。寫得清清楚楚是赫德路嗎。身邊一摸。好得錢袋倒帶着。于是走到赫德路口。見一輛電車。歇在那裏。留神一看。電車前面的路牌。却是一路。超英連忙跳上去。對三等裏望望。客人已極擁擠。心想走了這好多路。若再站立沒有坐。兩隻腳實有點來不得。就在頭等裏一屁股坐定。只見緊靠自己身旁。坐着個外國婦人。肥胖異常。面上罩一重黑絲的薄幕。滿臉香粉。一張嘴唇。染的胭脂渾如猩紅一般。又鮮艷。又濃厚。身上披一件翻轉灰背的外套。一手拎着銀袋。兩手却光着。沒帶得手套。右手無名指上一只鑽戒。光華閃動。直送過來。超英買了一張九分的車票。對面看見坐着兩個女子。都是俄羅斯人。衣裙雖穿的多。是不十分體面。然而面目姣好。楚楚動人。看他們也買好了票。兩人並着香肩。唧唧嚶嚶的。在那裏談天。可惜俄語。超英聽着一句不懂。不多一刻。車已停歇。超英隔着玻璃窗。中向外一望。已到了卡德路分站。賣票人進來對兩個俄女說。快下去。站頭已到。兩個女子搖搖頭。分朋示意。超英還沒有到哩。賣票人見他們不肯下去。便道再須買票。一個女子伸手望前一點。低低的不知對他。超英聽了。甚麼。大約

終是講前面過去不遠。我等就欲下車的。可以不必買票。那賣票人把眼一翻。大聲說道。快走快走。一頭說。一頭伸手去拖那女子的衣袖。恰巧這頭等裏除了超英並坐的那位胖婦人。沒有別的外國人。此時兩個俄女羞得面紅耳赤。似乎覺得自己理屈。先後抱頭鼠竄的下去。賣票的對超英看看。還着實嘖咕了兩句。方始扯鈴開車。超英再把那位肥胖的西婦。打量一下。看他眼望着車外。好似沒有看見的一般。超英暗暗嘆息。想國家強弱。與人民真有密切的關係。方才那俄女。若是換着個英美人。恐怕他們不肯無言便走。不過料到這種電車上的賣票。原本多沒有受過教育。俗語所謂狗眼看人低。他明斯兩個俄女。是個貧乏之輩。方敢如此放肆去羞辱他們。在從前俄國沒有衰敗的時節。諒情中國賣票人。便要遷就些兒。不敢和他們這樣頂真。超英又想吾中國的國勢。近來弄得更不成樣子。我們倘使跑到外國去。受他們的欺侮。怕不還要比兩個俄女更加難堪哩。我倒在這裏替別人不平。念還未絕。車子早已停了。一看已到了先施公司。超英急忙走下來。想進去逛逛。迎面圍繞着一堆人。內中見有一個巡捕在裏頭。超英擠近上前。想仔細觀看。究竟爲着甚事。冷不隄防肩尖上有人把他一拍。迴過頭來。只見一個西捕對他惡狠狠的操着華語說道。去去去。接連又道。嚙哈好看。超英就在人叢中走開。喉嚨頭倒抽了一口

涼氣。覺得自己不該上前想去觀看。遭此侮辱。又過去幾步。呆呆立定。再望望那圍繞的一堆閒人。早被巡捕盡行趕散。一個不剩。這一來把超英想踏進先施的念頭。完全打消。

可憐他 躑躅途中意念灰 平添激刺待誰哀 嬌妻慈母徒然有 况味何堪近夜台

我超英早點有些見識。

安寓杭州休妄動 天倫之樂正相諧 貪甚的 泰山提拔能求利 到今朝
進退維艱悶滿懷 雖有銀行高職就

奈清叔一意孤行。不守婦道。

須防日後把台坍 潮流本是多渾濁 清者如何混濁堆 今夕權宜居旅館
不能長此走途間 書生主意來拿定 時計凝神仔細觀

一看表上九點還缺十分。糊糊塗塗。家裏出來之前。未曾吃過夜飯。他也純乎不想着。心中只是塞滿了許多氣惱。別的無論甚麼事。都拋諸九霄雲外。他打從浙江路口一路往東。走過石路口直到盆湯街。忽

然想後馬路致遠旅館的賬房劉燕如。在杭州與他會見過三四次。我何不就到致遠去躉攔。終比陌生人家應酬可以週到些兒。便坐黃包車到了致遠門首。在那隔壁香烟店裏兌了一塊洋錢的角子。買了一匣紙捲烟。胡亂給了那個車夫八九個銅板。大踏步望致遠旅館大門裏直走進來。原來旅館的賬房大半都安設在客廳外面。貼近進來的地方的。超英却未曾留心。四面瞧看。賬房間裏這位劉先生。他方才吃過晚飯。弄好了賬。捧着水烟筒。面向着外吃水烟消遣。一眼望去。已見進來的客人。頗覺面熟。他兜過來想要招呼。超英脚快。已在客廳右首站定。和一個茶房講話。劉燕如便在超英身後一立。其時茶房聽着超英的話。用手把燕如一指。答道。是不是這位劉先生麼。超英回轉頭來。早見劉燕如站立在自己後面。便道。燕如兄一向好。燕如道。我原覺得好生面善。原來是甄先生。請這邊來坐。燕如就招呼到賬房的裏面一間。請超英坐。早有茶房倒一杯茶過來。燕如拿出一枝香烟遞與他吃。遂開口問道。甄先生何時到上海的。一向在何處得意。超英被他輕輕一問。這兩句話。自覺慚愧無地。倒有些難于對答了。其實換上個別的。隨便你指東說西。敷衍他幾句。也儘不妨礙。他那裏就猜得出你的內容呢。可奈超英是個誠實君子。將嘴騙舌頭。索性不會的。今聽燕如問起他近况。便十分局促。難以爲情。勉強說道。兄弟說也

慚愧。現居上海。想要進一家銀行。忽被病魔所擾。故而還沒有進去就職。燕如曉得超英學問很好的。聽他這樣說。便道甄先生大才。兄弟夙所欽佩。將來彼此寓居咫尺。全仗指教不逮。超英道。燕如兄太謙了。兄弟那能及得足下的老經驗。燕如又問道。未識甄先生曾抱何恙。現下會否全愈。超英道。那一天和一位朋友小酌談心。忽然不知如何吐起紅來了。趕卽延醫服藥。現在叨福已好。燕如道。公館仍在杭州。還是遷居在上海。超英道。暫時移寓在上海舍親處。等進了行之後。免不得終要另租房屋。今夜想借寓在此地。未知可有空房間麼。燕如道。有的。就喚茶房去開一個乾淨上好房間。說是我的朋友。你們應酬要格外週到點的。一個茶房答應連聲。出去不多一回工夫。走進來對燕如道。劉先生樓上三號房間。剛巧是空在那裏。已收拾清爽。燕如道。曉得了。燕如便對超英說道。講到敝館的房。雖比不上東亞一品香的講究。然在老式客棧裏頭。也算得加意改良。不落人後。甄先生如遇貴友。喜歡借寓棧房的。費神竭力介紹。此地自從兄弟接手經理。一應茶房人等。凡有性情懶惰惡劣的。更換殆盡。現下用進來的一班。多是和和氣氣。旅客呼喚就到。卽如客人臨走。賞給他們小賚。決不敢爭多論少。使人不快。至於被褥檯檯。房間裏的裝飾。務求精潔。好使寓客舒適。決不肯吝惜費用。所以近來客人很多。有許多坐莊客人。他們

講定月頭。長包的也下少。超英道。燕兄辦事強幹練敏。貴寓生意。自必生色無疑。兩人又隨便談了些市面時事。超英覺得有幾分疲倦。立起來便想到自己開的房間裏去歇息。燕如叫茶房過來。引領他上樓。一面說聲甄先生請早些安置。小弟稍有俗事。恕我不奉陪你上去了。超英說道。不客氣。明朝見罷。他便跟隨那個茶房。上得樓來。走到東邊盡頭一間。茶房拿鑰匙開了鎖。把門推開。替他開好電燈。超英踏進去。只見排着一隻兩人睡的鉄床。對面四扇窗子。白布窗帘遮着。一半靠窗有一只四方紅木碰和檯。側首排列着一只洗面檯子。四把紅木單椅。多是秋香色布的椅套。倒還乾淨。床上經摺式安放著兩條被頭。一條玫瑰紅華絲綢的。下面一條是葵絲野色有花錦緞的。迴文斗方文明淡妃色的被單。攤得筆挺勢直。兩個荷叶邊枕頭。雙雙疊起在靠壁一橫頭。超英細細一看。果然精潔舒服。以想無怪人家歡喜開旅館。雖說多化幾個錢。寄住朋友屋裏。那有這般舒齊。茶房拖開單椅。候超英坐定。便問道。少爺。茶吃紅的。還是吃淡的。超英道。龍井兩前。隨便那種茶。我都可以吃。茶房去泡了一壺茶送進來。一手拿着兩只杯子。替超英篩了一杯。便道。少爺要甚東西。祇消掀壁上的鈴。找來侍候。超英點點頭。見那茶房退了出去。反手將房門帶上。超英呷了兩口茶。又摸出一枝烟吸了片晌。便走到檯子邊頭。開了一扇窗。微微有

點風吹進來。覺着胸膈舒暢許多。望到對過房間裏去。人影幢幢。往來甚忙。正不知他們在那裏做些甚麼。超英靠窗站立一回。重複把窗關閉。脫去馬褂。把被頭攤好。正想要睡。瞥見房門開處。早走進來一長一短的兩個女郎。超英不覺一呆。只見他們走了進來。慌忙把門仍舊掩上。走過來對超英望着。便格格的笑。超英把他們上下一打量。年紀約有十八九歲。兩人多着一式的元色外國柳條絨女襖。長的那個女子。下身束一條文明嗶嘰短裙。足上穿着葱綠絨絨暖鞋。淡粉紅絲襪。雖不是天姿國色。然而面白唇紅。豐髻盛鬢。另有一種風騷妖豔。超英定一定神。啓口問道。你們到此何幹。那短的女子。不愧不忙。對超英做了一個眉眼。說道。看耐蠻聰明個面孔。那時說出閑話來實梗笨個哂。超英正色道。你們的來意。我怎會知曉呢。只見他們交頭接耳。笑說了幾句話。短的又說道。阿是耐要佢說撥耐聽。哈佬佢走到耐房間裏來。格末耐聽好仔。就讓佢老老實實說出來。省之耐疑心佢是歹人。爲仔看見耐一個子像煞有點冷靜。格佬走過來想搭耐談談。勿知耐阿討厭佢呢。勿討厭。說完話。拿一方絲巾掩着嘴。重複笑起來。真叫做。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何心戀落花 欲知超英後來是否留他們在此談心。且聽下回分解。

（面）（黃）（肌）（瘦）

張瑞岐先生



之公子玉照

（不）（思）（飲）（食）

△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精神加倍非常強壯矣▽
北京四洮鐵路局辦公處司事員張瑞岐君來示云
敝人之子年已五歲忽於今春面黃肌瘦不思飲食
不知所得何症幸敝人時常閱報見貴局之嬰孩自
己藥片係治小兒之良藥於是在貴局函購數瓶服

藥之後未及十數天小兒之症已全愈矣至月餘精
神加倍身子非常強壯此皆服此藥片之功效也無
以為報修此鳴謝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大醫生
特製之品嬰兒及小孩之靈藥其功力直達腸胃服
後立即使消化有序專治便閉腹痛等症且退熱止
瀉凡出牙痛苦蛔蟲為患服之立即安甯平腦筋使
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此藥和平清潔可保絕無
危害即幼稚甫生之嬰兒亦可餌服之也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
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社會趣聞

卿須輯

●滾經折獄（湖北）

▲承審員之迷信

通山縣人民本極迷信鬼神而崇拜屈大夫及伏波將軍為尤甚。故東城立屈原廟。西城立馬援廟。香火稱獨盛焉。二廟之中皆藏有唐時經典。自來折獄者每遇疑獄不

能一時判決。即令兩造皆具香紙。

至屈大夫或伏波將軍案下。出其

經典拜禱。名曰滾經。有罪或理屈

者。經此滾經而後。往往即遭冥譴。

歷試皆驗。自近世物理學大昌。人

多指鬼神為妄誕。故該縣滾經之

事亦漸寢息。現任承審李國枋。佛

學弟子也。見當今之人。皆無天無

法。知僅恃法律不足以範圍人心。

而人情瞬息萬變。猶不易折服。故

每遇疑獄。輒令之滾經。亦多有驗

者。又縣署內偶聞鬼哭。李承審即

踟躕不安。曰。是必又有命案發生。

已而果然。迷信神權。可謂至矣。

●婦女祈雨（江蘇）

▲繞池三匝。痛哭一場。

徐州入春以來。天氣亢旱。田禾漸

形枯槁。農民昇土龍祈雨者。各鄉

皆是。日前城東一帶婦女亦為祈

雨之運動。由某巫婦邀集孀婦處。首頗屬不惡。遂惹得一般少年蹀

女各十二人。結隊在城內聖廟前。蹀往來。婦意亦似不甚惡。往往以

泮池繞行三週。並念祈雨歌。另一。微笑報之。鄰居傳述幾遍。蓋已司

婦人頭頂簷箕。坐泮池邊。呼天痛。空見慣。昨有少年在此徘徊。少婦

哭。至三週畢。始止。觀者無不譁笑。忽自樓窗上拋下一綢帕。帕內尙

適二十八日下午。陰雲四佈。夜間。有一紙條。上書「君徘徊久矣。君

竟大雨淋漓。一般迷信者皆謂係。果有情。君果有意。明日是時是地。

此等婦女虔誠所致。殊可哂也。再來相見。思君如醉。夢中相逢。如

●綢帕奇緣（京兆）不我棄。果爾真情實意。大可以合

▲未免有情。誰能遺此。三生之緣矣。不知該少年得之。

北京西城油房胡同住戶某家少。作何感想也。

婦。每日下午在樓上開窗遠眺。姿。●啣耳之盟（京兆）

▲原來新婦有神經病。

北京西直門內新街口羊圈胡同

住戶常小峯。在某機關當辦事員。

四月二十八日為伊子崇山完姻。

預請高親貴友。高搭彩棚。設備酒

宴。是日上午八時。男女來賓約有

三四百人之多。至下午一時。饗房

發橋。敦請親友代為迎親。熱鬧非

常。比及娶回新婦。一切俗禮。應有

盡有。均已辦理妥協。及攙扶新婦

下橋。吃完子孫喜餅長壽麵。閒人

均已退出。喜房內只剩新郎新婦。

相對悶坐。不料新婦兩眼忽發直。揪住新郎。舉拳痛毆。是時常某以及衆親友。均聞聲而入。看見新婦咬住新郎耳朶。咬得鮮血迸流。當經大家七手八脚。才將新婦勸開。正在此時。新婦之母親耿氏前來守親。據云。新婦原有神經病。常某向耿文氏大起交涉。喊來巡警。將兩造帶往內右四區訊辦。

●新幻術

(吉林)

▲借券變爲婚書

哈爾濱維新街住戶石慶芳之女。

前被同院居住之劉鳳祥乘隙拐逃。遍找無踪。曾將劉鳳祥及父劉岐山一並狀訴檢廳。經檢廳將劉父傳廳。管收數日。旋以迭次研訊。均供實不知情。即行釋放。詎劉竟于昨携女自行投案。謂與女係正式婚姻。有媒人王樹興及女母畫押之字據爲憑。及經檢廳將王及女母傳廳質訊。始悉王於日前借劉洋三十元。由女母作保。劉欺王及女母均不識字。僞稱借券。造作婚書字據一紙。詐騙王婦手押各

一。當以劉有誘拐。僞造各嫌疑。將劉管收。女交婦領回。

●金娃娃出世

(山東)

▲拆賣房子的好處

歷城東鄉祝甸莊李某。在前清乾隆時代。係仕宦之家。至清末葉。屢遭不測。家道衰落。所有房屋。已破壞不堪。以致大好樓台。盡被後人拆毀。變賣磚石。藉以度日。詎意昨日李氏後人。鐵掘房基石之際。忽得金娃娃一個。高八寸許。喜不自

勝。當即來省向某金店出售。價值
。約定為兩萬元。李以尙非善價。
。搖首不允。該處人民均謂李某係
富命人。金娃娃是上天所賜云。

●四女同縊 (浙 江)

▲爲什麼要尋死

嘉興王店北鄉洪濱上地方有錢
。漢陸三姓家少女四人均在豈寇
。華華。未曾字人。日前偕往峽石燒
。香歸家後。不知何故忽同抱厭世
。主義。相約入某姓密室中。共縊一
。處。嗣經鄰人覺察。趕赴解救。其一

已到夜臺。一則氣息奄奄。尙有一
。人因繩斷墜地。即設法施救。得慶
。更生。然此事究何緣故。外間紛紛
。揣測。莫明其妙。迷信家則謂出門
。碰着怨鬼。故有此舉。四女同縊。亦
。世所罕有之奇事也。

●離婚趣聞 (浙 江)

▲生殖器宛如小孩

鄞縣姜山鎮地方民婦黃陳氏向
。審判廳訴其夫黃錫裕離異一案。
。經民庭朱庭長飭傳原被告到案
。審理。原告委林冠賢律師被告委
。陳國光律師。均曾出庭辯護。據原

告黃陳氏供稱。自從成婚數年。不
。能生育。考查其夫之生殖器。宛如
。小孩。而且卵黃祇有一個。質之被
。告人黃錫裕。無言可答。庭長諭令
。被告入澤民醫院查驗。下庭再審。

●人格稅 (湖 北)

▲佐治員異想天開

武昌佐治研究所學員胡覺元向
。蕭耀南條陳一辦法。謂對於選舉
。人。非加以嚴密之考查。而有當選
。資格者。實行一種限制。不克以挽
。頹風。擬征收人格稅。以範圍之。庶
。免舞弊濫竽之情事。不知蕭督以
。爲何如也。

懇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所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為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願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以匡不逮茲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詩文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為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千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飭代持條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黎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黎青社編輯部啟

廣告刊例

位地	全圖刊費	半圖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參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究必載轉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十一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冊數	價目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全年十八冊	大洋一元六角	國內郵費	
半年九冊	大洋八角	日本郵費	
全年廿六冊	大洋三元八角	香港澳門郵費	
		郵費各圖	
			一元四角
			四分

自 己 之 胃 如 何 愛 護

天津吉祥來先生之玉照



世有多人自戕其胃如貪食過飽或饕餮之徒多食油膩難化之品或貪飲無節酌酒高粱或白蘭地
 格洋酒等類以為多飲能助消化此誠愚而不可解者也酌酒不能助消化反使阻滯消化且有損
 及腦筋故近來文明各國名醫聚會及禁酒之舉且美國法律酌酒已禁阻不能製造矣是以欲求胃弱
 強壯消化有力必需補血使胃部強健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正具
 此等功效請觀直隸天津第三代用國民學校教員吉福慶先生之證據便可知矣吉君來函云僕濫竽教

育界已歷二十五年矣溯自幼
 時體質素弱腦胃多病近數年
 來因筆墨勞形心神交瘁更兼
 嗜酒性成癩癖難除以至腦力
 不充食物難消每至夜間兩目
 不能交睫晝間思睡精神又異
 常恍惚屢經名醫診治均無效
 果幸有友人提議購用韋廉士
 紅色補丸當能有效詎服藥數
 瓶之移病形漸減舉凡以前沉
 痾漸有全愈之望僕感惠之餘
 略誌數語以證明該藥之奇效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係血
 虧腦疲所致各症之聖藥行世
 已歷三十餘年之久曾經療治
 血虧所起各症且亦為天下馳

名婦科血虛等症之靈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
 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何物可食如何食之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有益於閣下及尊府其內容甚為
 詳備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

班郵送可也